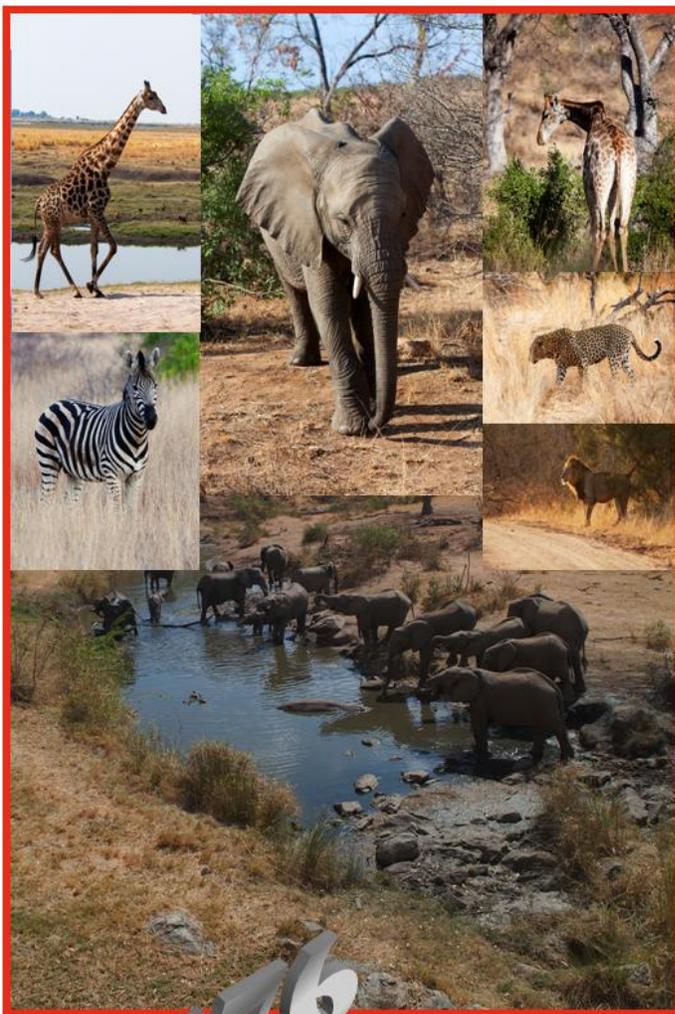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〇二〇年二月第一百七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20



176

- 散文詩專頁
- 江門詩群 上輯
- 桑格塔·古普塔：時間的織物



目錄

No.17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秀陶 夢、蛇 3
鄭建青 與妻書 1、與妻書 2 3
楊軍 高粱 3
秋原 橋 4
方壯霆 走出非洲 4
陳銘華 失樂園夾注批 三首 5
林曉波 倒敘 5
袁國奇 雪的情書 5

詩創作

林煥彰 我們要回家 二首 6
李雲楓 碎片 6
張小雲 金邊的早晨 三首 6
向明 惑、優曇花、失守現代 7
于中 月曆 7
彭國全 雪舞 7
魯鳴 我是自己的最好文本 二首 8
謝勳 看見輪迴的加速 8
甘建華 鮑勃·迪倫的偶像 二首 8
銀髮 意想不到的冬天 9
林忠成 亂世、養 9
魏鵬展 沒有聲音的對話…… 9
應凡 擦亮星星的人 10
李玥 忘了 10
陳威宏 我願 10
張芳學 秋風裡、秋思 10
嚴力 組成、六、更好 11
李國七 沙漠駱駝 三首 11
遠方 蒲團、銀杏 12
李白雲 南村藝術部落 12
達文 櫻花樹 四首 13
岸賢 無淚的哭泣 13
童童 自在行、螢火蟲、獲得 13
嶺南人 跨海越洋說洛夫 二首 16
夏子 圖解、落葉遺言 16
冬夢 泡沫浮沉 二首 17
陳葆珍 白雪公主，你去了哪？ 17
耘乙 十四行：倏忽了 17
馮晏 氧氣 18
苦海 唯有山脈像我年輕時候 18

饒蕾 它帶不走你的詩句 18
北塔 新王府井頌 19
殷剛 特殊的冬 19
高潤清 我們老的不夠老 二首 19
世賓 咳嗽、縫隙 20
白丁 流逝、樓蘭敘 20
林啟 冬詩二首 20
徐夢陽 告白 20
圖雅 奈良的鹿 四首 21
水央 晨曲、沉默、想，就會來 21
天竹 秋風、秋雨 21
項美靜 黑夜之子 22
田園 葬 22
桑克 乳牛、草甸、野鴨、正午 23
戴珏 沒車的人 23
李斐 從荒謬到反抗 23
陳韶華 七色鳥 24
章治萍 半步之遙的哀樂 二首 24
輕鳴 赤道 25
蔡可風 暴風雨的洗禮 25
老哈 奇點視界、逍遙在外 26
施漢威 回憶的灰燼、失智 26
方華 沸騰的冰、燃燒的雪 26
琉璃 森林中的腳步聲 二首 27
依雯 一般感慨 27
唐宇佳 遇見 27
非馬 火山爆發、全球暖化怎麼了 28
冰花 一首歌的緣分 28

江門詩群 上輯 14-16

譯詩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桑格塔·古普塔 29
鄭建青 理查德·瓊斯詩三首 31
海鴻 致我的忌日／W. S. 默溫 31
戴珏 沃爾科特的詩③ 31
陳殿興 關於苦命女人的詩兩首 32

評介

冷慰懷 白水河短詩賞析 33
寒山石 詩之平淡 33
劉耀中 華裔詩人約翰·姚強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走進非洲／方壯霆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盧邁 (紐約)
嶺南人 (曼谷)

夢

睡眠從越獄之後就改名為夢，四處潛逃。夢的面容、體態跟詩都很像。所以在潛逃時，常常以詩的名義來出現。一般人不深究其分別，讓這個魚目真的混成了珍珠，竟然發展出一個大的詩的流派來，在廿世紀流行了四、五十年。其實夢是混亂的，跟詩的明朗、理性的美完全不一樣。結論：睡覺就乖乖的睡覺，做夢就老老實實的做夢，寫詩是你清醒時候的事

2019年11月23日口述於老人院

蛇

蛇在世界上分佈很廣，種類也很多，可是我只知道最淺的二分法，一個是毒蛇，一個是無毒蛇。聽到的蛇故事很多，竟然熟記了一些名蛇。諸如：眼鏡蛇、響尾蛇、竹葉青、龜殼花、百步蛇、飯鏟頭……

現在只要有人叫“有蛇！”，我就不再推究非常武斷地認定牠是毒蛇！矛盾的是，雖然怕蛇，卻又很喜歡看到蛇。因為在所有的生物裡，蛇的外觀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無論是牠的色彩、花紋、圖案都是經過名家細心設計出來的，漂亮

蛇是沒有肢體的，牠的前進以及動作等等，全靠肌肉的蠕動來實現，而牠的蠕動一點也不像蚯蚓、蝸牛或者毛蟲那樣慢吞吞的、蹣跚而又不清不楚。蛇的蠕動又快速又

靈便。一彎一曲，馬上就向前進了幾個體位，非常輕鬆，動作真的非常迷人。一條蛇前進時，牠停下來昂頭吐舌，左顧右盼一番，遇到危險，牠會就地把身子盤成圓圓的一堆，盡量縮小牠受傷的機會。幾乎就像是我們古典戲劇裡的旦角一舉一動那樣的雅緻

她走在我前面，大約十步之遙。雙肩外露，每一個肩上有一個短短的布帶，下邊掛著一件剪裁寬鬆而質地又非常軟熟的迷你裙，迷你裙的下端是圓圓的球形一樣鼓脹鼓脹，在腰的上面顯出空若無物，絕對沒有那種胖腰塞滿了肥油衣紋的牽動只有橫向沒有直紋的。她這個從肩部下來全是斜向的直紋，一步步走著，使你想到那裡面是空的，而你突然就會想到蛇腰，而且馬上很武斷地判定：無毒蛇

2019年12月28日口述於老人院

與妻詩 (1)

愛，是小溪緩緩流淌、時光靜靜陪伴；是因你咀嚼困難而把蘋果切成薄片、把葡萄去皮、把橘子剝成瓣瓣心花；是清早為你熬芝麻枸杞粥，不稀不稠恰到火候；是一顰一笑便知你所思所想；是你的聲影感染我平凡的日子；是我這頭老毛驢圍著你固執打轉；是把曾經意淫成現在、把少時的初吻收藏為來世的信物。

與妻詩 (2)

夜半，你的聲音傳自重洋外；相思竟也平淡；無紅豆採擷；無愁緒纏綿。彼此都明白，三言兩語足以將萬水千山濃縮為精美的盆景。多情惟窗前這輪明月，笑你復笑我，照故園復照天涯。

■楊軍

高粱

夢裡，父親將我種子般播進了土地。於是有一天，我長成一棵亭亭玉立的高粱了。緩緩地，悠悠地，我伸出自己不規則的枝葉，伸出自己不規則的期盼。對陽光，對雨露，對土地，對鹹腥味的汗呼喚著。

鴿哨在漫遊了四千年之後，在海洋般深邃的天空綻出一串串蔚藍色的音樂的花朵。蝶翅在踟躕了一萬

年之後，在黎明和黃昏的懷抱裡，輕吟著一章章彩色的哲理詩。

我呢？我這棵高粱依然慢條斯理的生長慢條斯理的開花，慢條斯理的成熟。卻也是執著地從幼稚走向成熟，從苦澀走向甘甜。然後，慢慢地垂下我高傲的頭顱……

聽啊，鴿哨依然嘹嘹亮亮。蝶翅依然輕輕盈盈。夢中，我真的長成一株高粱了，用腰桿和綠葉，在陽光和汗水的溺愛裡編織著一個耐讀的故事。

2020年寄自徐州

■秋原

橋 ——給 E

A.

E的故鄉是台灣雲林縣的一個小鄉鎮。我的故鄉是越南的一個城市：西貢。我和E都是在八十年代到了美國。我們在2009年認識，兩年後我和E一起渡假，回到她的故鄉安靜的小鎮。

有一個清晨，E帶著我從她的家開車不用二十分鐘到了西螺鎮吃九層糕。我問E說西螺大橋是不是就在附近。E問我說你怎會知道。我說三十多年前我讀過一首關於西螺大橋的詩*。吃過早餐，E把車往前開大約五分鐘就到了。

漆紅的，桁架式的西螺大橋長約兩公里，橫跨濁水溪，連接雲林縣與彰化縣。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僅次於金門大橋的世界第二大橋，遠東的第一大橋。可是，比起今天世界上很多意氣風發，年輕的大橋，西螺大橋並不算大，看起來畢竟有一種古老的感覺。

也許過去幾十年高架橋和高速公路迅速發展，交通發達，來往西螺大橋的車輛並不多。橋下的濁水溪也沒有溪流，只是一片濁泥，據說溪水多年前早已乾涸，橋也成了觀光景點。沿著岸邊是公園和一些休閒設置，附近的人也不多，有點冷清，不過倒很安靜。

我和E牽著手走在岸上，凝視著晨曦中的西螺大橋，突然，我彷彿聽到詩人的聲音：“轟然，鋼的靈魂醒著，嚴肅的靜鏗鏘著！”我頓然覺得橋是活著的，是有生命的！橋一直靜靜的連接著此岸和彼岸，靜靜的連接著歷史與滄桑。

橋也是命運。每一條橋都是一個命運。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岸。我和E，我是一個岸。E是另一個岸。命運的橋把我們從遙遠的彼岸連接到眼前的此岸，也把我們從眼前的此岸連接到另一個未知的彼岸。

B.

岸沉睡而橋醒著
溪水乾涸而時間流著
歷史走過而人民活著
命運莫測而手牽著

加利福尼亞·2019·夏

*已故詩人余光中早年詩作：《西螺大橋》。

■方壯霆

走出非洲

人們是這樣說的，荷里塢的電影也這麼講的，連非洲的禮物包裝袋也如此印著，“Out of Africa”。此刻，我乘坐的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正滑行在從南非角市（Cape Town）到倫敦三萬呎高空上，我卻絲毫沒有走出非洲的感覺。

為什麼總說走出非洲？其實，非洲是走了進去就出不來。

首先，我沒有聽說過任何一隻動物自願地離開非洲，除非被政府贈送到其它洲際國家的動物園。一千幾百年以來，它們被智商稍高的人類從印度洋的好望角邊逐殺，邊驅趕，非洲中部成了它們最後的堡壘。若非聯合國多年以來的努力保護，許多稀有動物早就斷根絕種。

再者，旅途路上，我們所遇的每一個人，從津巴布韋、贊比亞、巴斯瓦納，到最富有的南非，都想逃出非洲，但都逃不了。這也難怪，整個非洲大陸的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美國是低於5%），加上貧富懸殊加深，種族衝突升級，家家圍牆高壘加高壓電線保安，民生如被一條令人難以喘息的絞索掛在脖子上，誠惶誠恐。當求生的一絲意願，也被好望角的颶風吹得無影無蹤，人就會像失去理智的獅子，偷騙掠殺無所不能，無法無天。蹲監獄也成了如住汽車旅館的奢侈。

就算是像我這樣的觀光客，身體飛出了非洲，但魂魄卻久久收不回來，仍在那塊大地繞索；心潮依然留在維多利亞瀑布裡洶湧澎湃。閉上眼睛，一群群在津巴布韋河邊戲水的大象和水牛，或相貌兇猛但每天惶恐於被夜行冷槍手宰角的犀牛，或成千上萬能跳善跑的羚羊，還有如游兵散勇無處不在的長頸鹿和斑馬，都在我的胸懷竄動不息。

心懸在空中，帶著一絲嚮往和眷戀；嚮往非洲動物無拘無束的自由和不憂柴米油鹽的坦蕩，眷戀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實地見證。太陽永遠從東邊升起，往西方垂落，紅彤彤地，心無旁騖。

2019年9月6日，寫於英國航空班機上，
從南非角市，取道倫敦飛回洛杉磯。

■陳銘華

家雲

一連幾天在屋後的天空都見到她，流離浪蕩的飄來飄去……彷彿不經常回家，又彷彿從來不曾離開過的身影，隨著監錄器應用程式的開啟而繾綣

2019年5月16日

章魚的夢

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製作的一段紀錄片顯示：她熟睡時身上的顏色在革命，不斷變化；肢體在示威，上下四方漂浮……行為模式與捕蟹類似

攝取無數日月精華後的海蒂小姐，重回人間時不知是否仍然認識牠自己

2019年9月30日

失樂園夾注批

後院最大的一只蘋果不知被那叫亞當或夏娃的松鼠咬了一口

①《Paradise Lost》—— John Milton
一個人的聖經

②杜句：舍南舍北皆果樹

③ Steve Jobs 抑或松鼠？——蘋果的辯證

④網傳有中國專家稱：“亞當即亞洲的當，夏娃乃夏朝的娃。”

⑤杜句：但見鼠輩日日來

眉批：夏朝的娃查非女媧，疑似褒姒；亞洲的當艱深，無解

2019年12月7日

■林曉波

倒敘

一、

看花，真需要倒敘？倒敘，還能看到花的乾淨、美麗。倒敘，還能聞到芳香，讓人激動一陣。再倒敘，就更加自然。可以如一朵花飛上枝頭，還可以和鳥們一起啼鳴。再倒敘看你才更有意思。比如，桃花的枝頭，一滴雨沉默，久久不願滴落……一聲春雷，喚醒了沉睡的種子。而鞭炮，粉身碎骨也在喊：青春呀青春！

二、

低頭，再低頭。近視的眼睛才能看清螞蟻。一隻螞蟻，在一根花莖上爬行。奮力攀登，螞蟻終於登上美麗的頂峰。為了風光，螞蟻在鮮花的臉上奔跑。可惜，螞蟻搖擺出的音樂，許多人聽不見。細嫩的皮膚是有些癢。花朵不停地搖晃，引來一群人嘻嘻哈哈。而小小的螞蟻，累得再也不能動彈。春風，你怎麼吹掉這顆美人痣？

三、

究竟發生了什麼？梅，你閉上了美麗的眼睛。雪融化了，什麼都暴露出來了。一江春水，是不是向東流？花叢中的蛇，冬眠那麼久，睡得那麼沉，是不是已經脫胎換骨？最近幾天，春天的脾氣還真不小啊：倒春寒，簡直把人倒提起來了。寒梅，花開花落。漫長的冷，早已把你掏空。你在春光下，只有幾枝瘦骨指著我。無言。

2020年寄自四川

■袁國奇

雪的情書

當大地的情緒低落到了冰點，一場雪，用纖纖玉手，研墨。鋪紙。在遼闊的原野，在萬壑千岩也在屋頂的瓦片上，寫下一行行娟秀的字。

紅梅動容，春風嫣然。

一條溪流用裸體煬熱大山的情懷，石頭把初夜，給了幾聲鳥鳴幾瓣梅香，彷彿文字落下的落紅從枝頭落下，映紅了雪的前世今生。

飛雪，是一群從天外飛來的蝴蝶，帶著時光的香水味，在大地的信箋上，落地成詩，一字一句，情真意切。

風捧起信箋，向一座山表白，愛如潮水。我看到一抹淡綠，從大山的眼眸裡，輕輕湧來，如一潭寂寞，幽幽的綠。許多森林，醉倒在一隻鷹的翅膀下。

我一段晶瑩的文字裡，邂逅一個，如雪一樣寧靜，如雪一樣聖潔，也如雪一樣柔情的女子。

她輕輕地來，又輕輕地離去，只留下幾頁薄薄的素紙，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情話。

如春天裡，綻放在枝頭的一朵朵紅艷艷的桃花。

我相信愛情，相信諾言，也相信明天。

2020年寄自紹興

■林煥彰

我們要回家

我的貓，我跟牠說
我們要回家
牠就悄悄跟上我，
一路都緊緊的跟著；

我說我們要登機了，
牠就趕緊跳進我外套左邊的口袋
裡，找好自己的位置
安安靜靜的窩著；
你不用交待，
該繫安全帶，牠就會管好自己

今天，我們的班機延誤了，
遲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現在，我們平安降落了
牠從我的口袋裡探出頭來，
東張西望：
真的到家了嗎？

2019.12.02/10:51 研究苑

大石頭上那兩隻腳丫

累了嗎？去與不去，
就晾在東澳灣的秘境裡，
聆聽山海對話，
那成雙成對的大腳丫，
在大石頭上，曬日光
也曬月亮；
那十五滿月，初一上弦
潮汐來去，去與不去
浪花與卵石，朝夕對話
日夜對話；山海見證，
今生來世……

2019.12.21/08:32 研究苑

■李雲楓

殘片

NO.1

你要緩慢的，一點一點的將憤怒收起來
將火焰關回朽木，將目光
收入皮囊，黑暗的盒子
你要輕輕地，小心翼翼的把杯子裝滿
你要阻止水溢出，即時它已高過杯沿
你就會看到，那些你從未看到過的
微弱的熒光
微弱的，如同臨終時的心跳

NO.2

‘三毫米’，聲音細小而輕柔
可我無法理解它的含義
可能是皮膚的深度，抑或時間
或者是重量，陽光砸在地面的回音
也可能是夢境的距離，一段精密的緯度
不再伸縮的卷尺上的刻痕
以及，寫下的密集往事
凋零的一生

NO.3

刀尖上有一個房間，通紅的蠟燭
有人在竊竊私語，聲音細碎
血滴在掌心
‘零下一度，它只有零下一度’ 聲音被
覆蓋在皮膚之下
那個人死去三天了，他的體溫被保存在
黑色的錦盒中
他的往事被焚燒成灰
那個人沒有名字，房間是如此的小
刀鋒在燭光中閃動

2020年寄自北京

■張小雲

金邊的早晨

站到11樓的窗邊遠眺
太陽光線正將高低不平的
屋宇樓房勾勒出一個
鑲著光環的金邊城

許多人在拍照。突閃過一想
這光並不從毛澤東大道那方向來
往樓下看時有個人拿水管沖街
他斗笠還真頂著滿頭的光

高棉吟

國家的地圖像隻兔子
柬埔寨的顏色原本綠連著綠
自從建大吳哥窟起
高棉的土地上森林茂密

為打紅色高棉應允越南人
古老的樹一片片砍給了他們
感激夾雜怨對何時瀟灑
地圖上大塊的白叫我何以作答

阿婆沙拉

不是吃的沙拉
是一群身姿曼妙的石女郎
姿態服飾髮型雖不一樣
驚艷卻是她們共同的本錢

從進門到中央殿堂
包括在排隊等待登上塔頂時
小吳哥壁上雕刻著的無數仙女
說到底是互相較勁的兩波人
在攪拌乳海時激起的
浪花

2019.1.29

■向明

惑

遂慢慢地凋落了
固執著欲彌留的
那水珠
自涓涓欲滴的瞬間拉回
緊緊巴住這空無的一面
尋求這剎那的入定

許多歸向都不是歸向
千萬支陽光都射不透一陰霾
許多許多的你們只是
一大夥他們的拚湊
今天的棄物是明天的寵品

而卜者
這剎那究係它的渾圓
抑是它之齏粉

優曇花

生命是一程夜
又有誰識那旅者
當遠處的星火
開在永寂·也萎在永寂

又有誰識那旅者
常儲滿沉沉的顧盼於雙眸
而無投向
而被泥封

遂親生命以淺嘗了
誰說路太長
二千年亦有一美的展現
我滿足於一笑間的
綻與歿

■于中

月 曆

日子從來就不修邊幅
有時更唯恐天下不亂

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
便是每年的改頭換面

12/7/2019 寫於休士頓

失守現代

只是一暗流的奔瀉
夢們便流失了
不要去找尋
在野地上，廢墟中
它們已成斷臂，殘肢
或一顆顆血淋淋的心

你不要來買一九幾幾或其他
眾多姊妹們的笑
當饑渴的鬍渣觸處
你將驚見相似的血統

曾撫摸過那僧侶們的頭
他們為把神器當作早餐而愁
下午那場彌撒的禱詞該念點什麼
僧袍袖口的空洞
神們早已趁機逃走

微電子碎屍了現代
你的影子補綴不了
你的瘡孔
後現代早已超前逼宮

2019/11/13

■彭國全

雪 舞

出門，正好遇見路旁秋樹的黃葉在風中一陣陣飄落，被陽光映照得白亮白亮，有所感悟，看成雪飄的前奏。

為把黃葉紛紛飄零的舞姿
提煉到
冬的舞台上，白雲
經久排練
力求一舉手，一投足
都有葉的韻致

設色漂白那枯黃，要追回
曾經綠油油得閃亮閃亮的銀光
把它重新濃濃鍍上

一片片 一朵朵
練成小小白天鵝 跳起芭蕾
不畏高難度，要比樹一高再高
凌空而下 翩翩起舞

舞姿輕盈
以非花之身 舞出花魂
獲得“雪花”的美名
給開過花的林木煥發第二春
給未開過花的樹木也還了心願
一棵棵皆成玉樹綻放瓊花

還欣然應邀
開入詩裏，開入畫裏

雪踮起舞步輕輕著地
跪叩，感謝
葉，使天下知秋
落
賦予美的啟蒙

2020年寄自紐約

■魯鳴

我是自己的最好文本

親愛的艾克絲，本來要對你當面直說
可是，我已走得很遠
我所處的時代只是一種過渡
我們各自是一塊石頭
黏在一起並不是紀念碑
無法形成庭院風景

這樣給你寫信，是不是太哲學了一些
詞語在落日餘暉裡給了我勇氣
你的宏大寬宥使我內部發光
我沒有替代物
我是自己最好的文本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是卑謙的詩——
與世界脫離，沒多少人讀它
不期望有點讚的價值
它是它自己向前的品質

你我之間

歲月，讓人敏感
時間讓我們受難
在你我之間，在我們與世界之間
時間都是一條河流

現在，你終於屈服了
有了自己的受難日
我走在水中

今夜，打濕我的不是水
而是你的心
在未來的日子裡
橫豎交錯只是不同而已
我翻越千山萬嶺

■謝勳

看見輪迴的加速

七棵年華
未暮的松樹
滿身風霜皺紋
氣數幽咽

電鋸的劫數過後
整株軀幹連同
一生的枝枝葉葉
押入那嘎嘎
飢餓的黑洞裡

切削機的另一端
吐出細碎
飛奔的
黃褐色靈魂

落在花圃裡
在陽光風雨中
默默躺成
壞空後
響自深淵的寂靜

時間就是這樣過去的
所有的鳥都會脫毛
所有的花都會凋謝
敏感和受難是同義詞
在水裡游來游去

來吧，出走是光明字眼
只有在激流回旋的地方
勇氣才是唯一希望
可以改變我的只有時間
它讓我成為賽跑者，與你遇見

■甘建華

鮑勃·迪倫的偶像

獨來獨往的人
從未親近過任何人的
選擇了自己的偶像
最初的偶像
也是最後的偶像

伍迪·格斯里
從俄克拉荷馬州出發的
民謠歌手
走過了一條榮光之路
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之路

二十歲的鮑勃·迪倫
在灰石城陰暗的醫院
為病魔緊攥在手裡的偶像
獻唱一曲《豐饒牧場》
然後成為別人的偶像

也是遠在中國南方的我的偶像
甚至包括他的美國南方口音
與活潑調皮的神情

公子常玉的巴黎

十九歲去巴黎，六十六歲客死於巴黎
公子常玉，常玉的常，常玉的玉

奔跑的小象，中國式的莫迪利阿尼
沒有酒精和毒品，卻沉溺於異性的眼淫
那張破舊沙發，落坐過一兩百個美人
巴黎是他的吉祥號，也是命運的滑鐵盧

曲腿裸女，一張梵·高式油畫的身世
與他的慾望，已經沒有半毛錢關係

公子常玉，紅樓夢中人的現代複製品
只能遠觀而不能褻玩，可謂之：蓮！

寫於 2019/10/6 衡陽

■銀髮

意想不到的冬天

退而不休
 每天都依然往名利與權勢的樓上爬
 人心與流水
 還依舊在樓梯上爭議不休

你雙腿開始微微發抖
 關節開始雪雪喊痛
 仍然充滿勵志的
 老年人的一聲
 笑
 免不了終於
 一滑

想不到這非同小可的一滑
 便跌跌撞撞穿越時空
 瞬間
 回到了
 被照顧與提攜的
 童年

究竟
 該不該及早
 安裝一部座椅電梯

2019-12-30 北卡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方壯霆 \$200
 王曉蘭 \$60 **支持**

■林忠成

亂世

民國 13 年 一個裹腳老太婆編一本
 《蟲豸交配大全》
 台北有兩隻腳陷在街上
 有人的夢忘了關門 湧進黑蛾

有二支槍在總統府廚房拼命吃防腐劑
 吃飽後 它們將執行槍殺革命黨的任務
 北平的最後一盞燈熄滅了
 在亂世愛一個人是多麼不容易

在人喊馬嘶的世道
 你愛上一滴露珠
 愛上一縷炊煙
 愛一滴露珠就等於愛一座森林
 愛一縷炊煙就等於愛一個村子

民國 13 年夏天的一個黃昏
 三匹瓷馬在博物館抗議
 三個埋得很淺的墳墓跨開步子找草吃
 後半夜 可聽到喳喳的吃草聲
 二百個熱血青年天亮前從新娘身邊逃走
 從倫敦留學回來的馮博士創辦一所大學
 只招收蟲豸、露水 聘請失意文人做教授

養

有四個抬棺材的陷在通緝令裡
 有十個抬大炮的關在司令的馬廄裡
 有一個抬美人腿的關在山海關裡
 太平洋中部 有一個小女孩回不了家
 唐朝的村子 賀知章找不到故居

一群士兵在塞外放聲大哭
 玉門關 是一把酒壺

■魏鵬展

沒有聲音的對話 可能更善解人意

輪子滾過，很迷人
 我在注視
 彷彿，四周有些聲音
 沒有聲音的對話
 在我看來更善解人意
 雙眼不曾與人直視
 平行的視線
 我在努力尋覓距離
 很怕看不到規律
 整齊劃一的重複
 可以慢慢加上圖案
 微妙的變異
 小步子，小步子
 大手握小手
 我一再摸索
 可能的規律

2019 年 11 月 30 日 · 深夜

月光照耀嘩啦啦的白骨

養一頭戰爭 像養一頭豬
 養一匹愛情 像養一片草原
 養一陣漩渦 像養一塊天空
 下輩子千萬別養
 養一回艷遇 像養千軍萬馬

2019 年寄自福建

■應帆

擦亮星星的人

她是擦亮星星的人
她擦亮那些蒙塵的
詩意的中國的靈魂
把他們聚攏來又展出去
一顆又一顆
璀璨在陌生的夜空裡

她是煽風點火者
蠱惑許多的夜晚和雙手
漢字們聯歡作樂
編綴出長長短短的詩篇

她是她筆下
快樂的持燈的人
在一行又一行的方塊字裡
傳遞快樂也照亮道路
並把明媚的火種交給
一路向前的我們

注：此詩為王渝祝壽之作。王渝作為海外資深編輯，曾經發現和發表了許多海外詩人的作品。王渝有一篇詩作叫《持燈的人》。

■陳威宏

我願

春天仍然是那一隻兔子
在我微冷的記憶中
小手小腳，各自孤獨的白耳朵
左著右著不曾倦怠的直挺

但你幾乎是雨，身體透明
一次次在我的白日夢
猛烈落下。我需要的
不過一只溢出祕密的瓶子

接住記憶出錯的春天
我怕它在，也怕它再不來
呵護晨霧殘留像潦草的字
逐漸透出。草葉間，執著的
愛——

我不斷思想它，確認
能否給春天一片柔軟的地？

2019年寄自台北

■李玥

忘了

最初，她只是偶爾忘記
那把陪伴她大半生的剪刀放置於何處
後來面對熟悉的面容，她已無法一一
道出名姓

她的言語日漸稀少
有一次竟然走失，忘了
回家的路

但每到天光微亮，她總記得
在桌上擺好
兩個熱暈暈的饅頭和一碗碴子稀粥那
是她兒子的早飯

他在七里地遠的林間礦井挖煤
兩年前夜班
坑道塌方，就再沒回來

■張芳學

秋風裡

柿子樹上，一個個紅燈籠
映照出路人的笑容
秋風起，紅葉、綠葉
一起嘩啦啦地笑了

我忘記了走路
彷彿有一絲光亮
把我身體裡的隱私
一一曝光

我把衣服往緊裡裹了裹
但還是感覺有點冷
不遠處的樹葉飄落下來了
我終於看清他們彼此的愛

秋思

枝頭的果子告訴我
秋天已經熟透了
到處散發著誘人的氣息

萬里河山
披著迷人的彩裝
在高遠的天空下神采奕奕

喜鵲聲聲
把農村的喜訊
動情地傳唱

起風了，是誰
送我一片紅葉
上面寫滿濃濃的情

抬頭看天
一行行大雁
正在趕往一場約會

路邊的稻田裡
一束束金黃的稻穗
謙虛地奉送著淡淡的清香

■ 嚴力

組成

知道後就憤怒
以及知道後就焦慮的事

知道後就後悔就祈禱
就不想知道
或者只能麻木的事

我們惰性地不再去想
也不解釋

牛奶、羊奶、馬奶甚至狼奶
為什麼不喝豬奶

2019.1.

六

骰子的六面體
是物理學的宿命
每當討論由誰來擲
下一輪命運的骰子時
骰子都會想
人類改變不了我的命運

說到命運
我牽狗散步時的六條腿
並沒把生活走得更遠

2018.11.

更好

感到自己的創作狀態不錯
好像已經知道往後幾天
會畫出什麼樣的畫來了

但我還知道
在沒有構思也沒有草圖
只有一堆顏料時
空白畫布的狀態
比我更好

2019.3.

■ 李國七

沙漠駱駝

捎著煙斗和沙漏，在城鎮與項目沙漠挺進
消遣並且度量時空距離，始終對著一個你
鑄煉思念的鳥鳴，高昂或者低啞
常態隔開咱倆空間的，村莊屬於你、
親近你
貧窮而蹣跚，跨不過親情綁架與威脅的坎
遠比老屋頂覆蓋的炊煙痕跡更為牢靠
大家以單一但是絕對的形體構成外來
誘因的重鎮

栽種、養育並儲藏食糧，在脫貧致富
的長征路上
我幾乎看到你的五金總匯小店在背街
一匿藏角落

白晝渴望客戶走過路過頓足光顧
黑夜準備迎合風雪的圍韁

繼續想像，你的小床蝸居店鋪一角落
承載夢魘的靛重與雲彩的輕盈，打不
破常規的
連同精壯身體，與一無是處的靈魂持
續性貢獻

捎著煙斗和沙漏，我是孤獨的
以前習慣在鬧市中近乎逃亡的疾奔
現在更親近孤守賓館房間
學習影子悄無聲息地移動
不理房間門前經過時晃動的急促腳步
或者房裡空調輕微的顫動

牆上光影疏散
有言或者無語講述的秘密
至今任舊無比地鮮活

俯視新城

眼光俯視處，不再有更多村落
半山腰露臉的土徑一路盤旋
途經大片開放中的土地

2019.3.

隱約吐露渴望原生溪水與白雲訊息
一些移栽的綠化樹種
冬天培育泛青和泛黃
南方熱土，我們如是定義
努力尋覓打翻節令放歌的鳥翅
傳統與流行的有機結合之間
魔鬼召喚更趨近時代劃破的傷痕
我們在建設，同時我們在摧毀覆滅
一無所獲但繼續交代後事似的挺進
順延崎嶇山體疾走，迂迴轉折中奔
往死亡

故土依然，但是故土之上
更多的是早已消泯的失魂鄉愁

擁有與失去的距離

擁有與失去差別不大，擁有
無非是說說話相互馴服兩具煩躁軀體
秋天開始惦記冬天取暖保溫那些事
拋開我們，世界那麼大
很多事同時在發生
一女子打的遭受姦殺
一男子被指控高鐵霸位
甚而漂洋過海製造輿論
成敗於一瞬間
有關熊貓、東北虎和河豚保護
秦嶺、長江或者黃河
枯萎河流與山巒
一茬人關心更多人事不關己

擁有是我在乎在意
堅持或是自我欺瞞
同等的愛與關懷
失去是已經放棄
愛與不愛
不過是滾一次床單

擁有與失去的差距
就剩一張床單或者被套
單薄、輕盈

■ 遠方

蒲團

跪下前這瞬間
你可想明白了
反悔
還來得及
木魚不是木做的
梵唱也不是搖滾
前世今生
糾纏著
多少宿命的
因為所以
欲說還休
跪下前
你抬起頭
再看一眼佛祖

銀杏

千百萬年的跋涉
有了結果
這裏是冬的腹地
今年所有的黃金歲月
都已收割收穫
不過你放心好了
我已一一收拾妥當
分類歸檔
存入了大數據
你隨時隨地隨意
可以上網
通過雲計算
搜索查證
哪怕是再細微的
一個情節

■ 李白雲

南村藝術部落

空穴

部落內的那間暗室
只對冬天開放
我拿著雪山簽發的通行證
推開了門
從鐵鎖上掉下的鍍層
竟似冰花

我細看一遍，沒發現
台面上常見的贓物和謊言
良知藏得很深
猶如夾在典籍的書簽
飾櫃裡的梵高垂下了頭
仍在接受群雕的聆訊
一支畫筆在做辯護

據說，此間的主人常年在
與陽光相互拷問；潰退時
才回到這裡跟黑夜促膝長談
他所打開的窗
都是自己畫的
飄進來的雨
也塗上了預先調好的顏料

寫生

村莊在人去室空後
成為藝術化的一員
崗樓、榕樹和佈景牆
加入美學序列
面對畫架後的觀者
可作自行抽象

女畫家在塘邊停住
她猜測當下的間歇沉寂
緣於魚的歌詠歿於汛期

遠處築路的轟鳴聲
似是機器與沙石之間
一次聊以自慰的爭辯

被棄置的罈罐滿是人的風暴
伸進去的畫筆
被腌菜的顏色困住。我敢說
她畫不出水腫的孩子
參展的作品像青石板
沒有露出為肌肉所控的笑容

畫廊

也許，那些從木框
走出來的石頭，才是真的
它們望著我，張口呼喊
單跳的實體
像洞壁爭相延遞的火影

你有修編錯誤的手
心智，與天空的鴿群
並行而不相容
在挪動山川草木時
更在乎勾勒其上的靈魂
解除虛妄的並置落差
而搖撼竹林的鐘聲
只有在心跳加速時
筆下才能準確成像

給誰看呢？他們一生
在那片三角形的平原打樁
俯身捧喝衝積性的水
生命慣於從指縫流逝
當偶爾轉向這條廊道時
因幾何級的疊嶂而目眩
以致伸向調色板的手
始終怯於拿回自己的原色

2020年寄自廣東

■ 達文

櫻花樹

春日裡
草坪上空的火焰
以一群頑童跳躍的節奏
攝取陽光

我實在無法描繪風
我無法向你們描述風
我只有複印遍地的碎瓣
以及不再清晰的陰影

情人節

在心臟裡燃燒著你

天
怎捨得亮

曇花

燈滅的瞬間
樓台飄進香氣的海面

似乎期待越冗長
黑暗越會厚實

這樣開始的一個夜
如果無法沉睡
如何招魂

史詩

他們把半個世紀的泥土高高堆起
最累的時刻
喝酒打牌焚琴煮鶴

■ 岸賢

無淚的哭泣

——記8月18日

雨中舉起傘
天與我們同哭
有人堅如磐石
堅如磐石的
是心
還是手中所握著的
我們不知道
你們的蟑螂
我們知道他們的血是熱的
你們強加給我們的英雄
沒有我們的脊樑
你們的英雄的槍
瞄準了
一個又一個不屈服的年青的頭顱
風雨中的8月

沒有詩意
我以分行
記錄國泰一代人的
集體離開
向一個時代作祭
一群老中青人們
被冠以惡名
大家以行走在風雨中
向他們致敬
行出來
向前行

停下來
只會站著
站著
為我們的城祈禱
為大家的祖國祈禱

2019年8月

■ 童童

自在行

我們不能成為自己
而拒絕成為我們彼此的焦點
抑或是一隻無名的雀
我曾問詢的彩虹，藏身其中。
在故鄉南部，我們相互彬彬有禮
天空，偶然舉起的旗幟
自雨水中，消失我們兒時記憶。
這奇妙之旅的顫抖與反抗
本是，一本不知名的著作
只是離故鄉不遠
雀鳥，仍自在穿行而過
在弱小處，我們承受的誤解
你一定希望守護。
在眼光閃爍的位置
——在F路，你說
“你需要我。”

螢火蟲

那些舊日的櫥櫃還在
碎石、成長或陌生
舞台上，有許多單詞可占有
不過在村子裡，有永恆的螢火蟲
溪水在指間縮回的記憶。
——啊，我的K島嶼
哭泣，消逝。

獲得

靈魂是什麼？
禁地，看不見的事物
陌生的鳥雀飛至何處？
語言裡的陌生
——是所獲得的
讚美的皇冠，
還是錯的演繹？

江門詩群 上輯

■ 剪伯象

1963年出生於湖南桃源，現居廣東江門市。五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出版詩集《堅守十一種維度》年。

雨落三月誰救場

連續三月，你一直在落
拼命落，故意落
憑無情，滴穿戊戌冬
泡散己亥元宵
我豎眼朝天，誓天而問

頭頂敞著一只巨大的
關不緊的水龍頭
不聞滴答聲，只見眼淚
從天堂的碗口，瓢潑下來

這個元宵節，雪沒有如期而至
太陽遭羈押，月亮玩失蹤
老家的表情包，只是一個
大寫的雨，繁體的雨

柳葉湖的漁舟和柳芽
經不起一滴雨的重量
濕答答的村道以及田埂
隱隱作痛，比娘的老寒腿
還痛

澆透了那句杏花江南
澆滅了那盞年關紅燈籠
三里鋪被誤了春風十里
悶成一只發霉的典故

誰來救場，誰來救水
你，用一根根垂線
釣住了我穿幫的鄉愁

我點燃一首絕句，煉成五彩石
撕開幾朵白雲，做成息壤
補住天洞，堵住天眼
我不是女人，此刻也得
做一次女媧

不須寵你淚眼迷離
不再信你知時節
且用三生煙火，一紙休書
換你一次離去

■ 楊雨

1987年出生，河南南陽人，現居廣東江門。

支 架

在第四個孫女出生的夏天
三個支架開始進入她的身體
那些隱秘的通道行將堵塞
她的血液必須得到稀釋

在醫院躺過一個星期之後
她的身體開始回歸日常
做十個人的飯，洗十個人的衣
在黃昏等兒女們回來

在排斥反應來臨之前
她開始打針吃藥，定期複診
那些藥物將持續一年
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在我看到她吃藥的時候
我起身端水
她咽下去，表情平靜
彷彿這疾病不是她的
是世界的

■ 伍岳渠

廣東江門恩平人。

這裡是一所好學校

五年內
年邁的母親和父親
先後離我而去
我送他們最後一程
在殯儀館
我與他們作最後的告別
在他們的軀體即將消失之前
每來這裡一次
我的靈魂就被
深深的洗滌一次
我想，在人間
這裡是一所好學校

■ 熊正紅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生。湖南漢壽人。定居廣東江門市。已出版詩集《狼的歌謠》《獨奔者》。廣東省第十屆魯迅文學藝術獎獲得者。

阿彌陀佛

草原上的草
它們在幹什麼
在喝天上的雨水
喝清晨晶瑩的露水
還喝空氣，陽光

草原上的牛羊
它們在幹什麼
365個日子
埋頭吃草，不停地反芻
豐美的草原，讓它們肚子鼓脹

離草原十萬八千里
我幹了些什麼

偶爾，在餐館和朋友涮羊肉片
而每個清晨，我從罐子裡
拿出一塊從內蒙古科爾沁來的牛肉乾
放進嘴裡，咀嚼
像牛和羊吃草，動作一樣

遊蕩在天地之間，清幽的風
拂過草，拂過牛，拂過羊
拂過我的耳畔

■寧榮生

1971年出生，湖南人，現居廣東江門。本人一直在高校從事文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工作。

搬磚的少年

那天
他迎著晨光奔跑
身後的村莊遠遠退去
被丟棄在記憶裡
少年心事飛上了高天流雲

然後
他輾轉於各大城市的工地，揮汗如雨
儘管所有建造的樓房都與他無關
他依然勤奮地搬磚
將磚頭一塊一塊壘起來
終於壘成了摩天大樓
摩天大樓高聳入雲
雲上有夢

他站在大樓頂端
伸手想摘下一朵雲
卻腳底一滑
在地上開出了一朵花

多麼遺憾，原來
他搭建的高樓
並非登天的階梯
而是墜落的宿命

■楊軍

1969年出生於江西，現定居江門。
詩詞《岐江端午》獲2017《石岐龍舟
頌》全國詩詞楹聯大賽詩類三等獎。

放河入海

一條水泥大壩
與兩座山丘打個商量
就把河流截了和
一邊是遼闊的藍色大海
一邊是愁悶迴轉的濁水
當地人卻把大壩叫水閘
當這灘愁悶鬱積到無法
再積的時候
就是開閘之時

我來這裡只想到了四個字
放河入海
此外無話可說

■李春仁

江西南昌人，現在廣東江門務工。

未來

你美在希望的山巔
誘我朝你慢慢爬上去

你甜在理想的彼岸
引我朝你慢慢游過去

你可愛在心有靈犀
我向你進發你也向我迎來

■譚國鋒

1974年出生於廣東江門恩平。已出
作品集《我不是炫耀，只是恰好知道》
及《夏天夏天悄悄過去》。

我愛你，中國

我用橫坡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洪濛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洞心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恩平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開平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廣州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普通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客家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用閩南話說：我愛你，中國
我甚至用古漢語說：吾愛汝，中國

我邊說邊微笑
說完了哈哈大笑
這些話都是中國話
只有中國話
才有這個效果
如果用外國話說
一來我不會
二來它們沒這麼有趣

■楊肖坤

1986年生人，廣東江門新會人。

別江

人散了
父親的手仍立得很高
如童年時瓦房的煙囪

手掌拂過膝蓋
這次的痛疼是門前石板路上摔來的
而抓著傷口的泥土沉重又頑固
似乎會在潛伏中隨時炸裂

裂成一掬井泉叮咚
一聲熊羆怒吼
一山游龍吶喊
而最劇烈的
竟莫過於唇齒間那一咬急促的酥脆
顫得一身哆嗦
滿腔惆悵

潮漲拍岸
你梳過的黑髮正迎風而歌
比當年趙郡王渡江時的衣袖還要激切
深秋本就蕭瑟
此刻更有雨點紛紛撲在臉上
始時涼如蛇山的晨露
往後便滾燙如母親告別的淚珠

船聲奪奪
這般的鄉音原是那樣動聽
故土其實就在身後
地圖上細如髮絲的地方
牽扯了一生

■吳夏韻

1996年出生於廣東江門恩平，現居恩平。

航海記

佇立冰川，我迷戀的事物
它們被行駛的船拉到眼角
泛白。浪花沉下去
海層的靜默蘊藏太多玫瑰色的
殘骸，聲音的秘密。

每經之地，皆看見
島嶼缺角的姿態
我知道，腐蝕是鹽水的饋贈
大海寬闊而有岸
為邊界留出古道

●江門詩群上輯

■嶺南人

跨海越洋說洛夫

——寄冬夢

跨海越洋
說洛夫，談《漂木》
談《水墨微笑》
談《邊界望鄉》

說洛夫，苦戀繆思
忘了天涯漂泊
忘了兩岸風雲
忘了人生悲歡離合

從春到冬，夢詩
自香江至湄南河，處處聞啼鳥

詩外：冬夢是香港詩人，也是越華詩人。洛夫是我們的偶像，與洛夫交遊多年，亦師亦友，我們的詩風都受其影響。

2019年12月12日於曼谷

揮揮手，送走 二〇一九

揮揮手
送走了二〇一九

回首，不堪回首的一年
世界，火熏馬蜂窩
群蜂，煙火裡紛紛揚揚
如西風中的落葉

眾聲喧嘩中，迎來二〇二〇
我雙手合十，祈禱
把公園還給小孩、母親、老人
把街道還給行色匆匆的行人

■夏子

圖解

我是後冷兵器時代
遭流放的白百合

和平開在夢裡

那碧波田田的地方
願
是後來的世界

落葉遺言

風兒，你莫胡亂吹

秋去前的繽紛
我已信託給來春新晴

讓我靜靜凋落 如自由的落體

最後的一票
我要投給土地

把廣場還給時尚情人
把機場還給匆匆來去的旅人

給你給我，一張
安靜的書檯，讀書寫詩

招招手
迎來二〇二〇，姍姍走來

2020年元旦夜於曼谷

■冬夢

泡沫浮沉

——再贈嶺南人兄

手機傳來

您響響亮亮的聲音

海南的鄉音無改啊

隔岸也感到一切親切如昔

跟您興致勃勃聊詩

聊我們都喜歡的洛夫

聊你驚人源源不絕的繆思

哪怕人生如風中搖擺不定的燭光

哪怕短暫

總會時刻燃燒著

我們充滿活力的詩

是的，詩海無涯

我們的確有如泡沫浮沉

魚游碧海，鳥戲藍天

煙火盡在人間

有時真實，有時虛無

既能添暖，豈懼寒冬

電話掛線前

彼此關懷各自的身體狀況

您剛渡過米壽高齡八八

喜見您捎來數張

家人替您祝壽的照片

除了一頭雪亮的銀髮

老來從詩

依然精神矍鑠

依然未見歲月留下半點滄桑的痕跡

而我正邁入耳順之年

慶幸血壓血糖略為偏高

只是有個小毛病偶爾來糾纏我一下

它卻有一個非常詩意的名字

叫痛風

■陳葆珍

白雪公主， 你去了哪？

多少年了

耶誕節之夜

那美麗的燈飾

妝點著你那潔白的裙裾

你給人們

送來了難得的安寧

可今年

為什麼不見了你

是不是那好事之徒

到處燃起的硝煙

把你嚇跑了？

2019年12月29日

從晚餐一碟 涼瓜煮魚想起

我們習慣如此

撫平歷史的傷口嗎

凹凸不平的身體

屬於你

可以在此刻

讓我輕易辨認出來

我們的確習慣如此

體驗

油鍋中的一尾魚

因你纍纍的疤痕

淒厲地

而痛而哭

■耘乙

十四行：倏忽了

一枚書籤躺在桌子上

一枚書籤躺在桌子上，我們開始聞到一抹時光

說來倏忽，無意間卻找到了，晚霜的許多表白

還將感應，磬鐸的三次響動

既問了山嵐，朝霞竟替我們回答

從土院往來的路上，杏林裝載一種活體的文字

連同這傳授的兒歌，廣播多真多神，彷彿與距離無關

都教你我曉得小草、小河、小時候

一些星星，時常掛在嘴邊

更用我們的紙藝，拉出一道鐘鳴

給剛新入學的孩子，初次見識一枚書籤

因而交託，好一些勉勵的言辭

但憑著一點生命上的飼墨，讓小小的童心清晰

帶住美麗的稚笑，直跳起來

同時聽得，洛陽紙貴，這堂課

就映現了神話的失落

祇有牧羊人，朝伊闕的方位，抓住一個零度的海口

望穿無限的封凍，因星逝而齋戒

匆匆垂落頭巾，痛苦合十，親吻死亡

在青磚的城垛，鮮血滲著，就映現了神話的失落

摸圖繼續前行，這麼多駝鈴和營火呵

跨越千年，櫛風沐雨，你已是，習慣流落洛陽城的回族人

坐在背陰的屋角，抄集祖傳秘方

晝夜誦經，也拳養另一場繁華，來納涼

你當年詠隨一滴驟雨，大漠上站著，曾默哀於一個信仰

相守幾座低矮的土牆，哪恐怕苦難，跟經變與聖戰一樣

在教義上，沒從露水，預言過中土

在地氈跪拜，歌頌東方麥加

在落霞徬徬，一起眷顧清真寺

在譯經道場感恩，給真主，寫了一闕宋詞

2019-8-14 洛陽

■馮晏

氧 氣

被帽子扣在桌面，
被水泥封閉在樓宇。
被緊急事務逼出來的呼吸就是氧氣。
呼吸，你要通過透明渠道
進入存在。
障礙如敵，就像薩特所說的“他人”。

氧氣是一枚蟲卵在野外睡覺。
你早已破繭成蟲。
你可以拔掉荒草，
穿過整片樹林，
你已隨車輪回到都市，
一個小空間裡，
閱讀，直至變老……。

每一天，你突破家門，
樓道、深井，
你隨處陷入稀薄，
節奏紊亂。
你守護靈魂如躲避一句俗語向心臟壓過來，
維修過期日貼在電梯左上方，
一霎那，你聞到了黑色陌生人。

氧氣是飄動，是電波和音頻顫動的翅膀聲。
是蝌蚪，解除危險的一排密碼。
一生，你或許只為擴充，
等種子破土，長高。
讓顆粒、區間感連成一片麥田。

光遇見牆，如灰色水泥擋在眼前，
窒息，穿越，
朝向天梯，你盡可能慢行，
是的，詩在遠方。
氧氣，在手心裡，空亦如滿。
呼吸，下沉，露出水面呼救。
像一場愛。

■苦海

唯有山脈像我 年輕時候

現在。中午後。如
一隻羊在田野上迷路，擔心
有狼

這大野荒涼的路，只有玉米秸與
蘆花

還向哪裡，我如看見它與
山脈平行，於田野平行
我自己的影子就是一隻野獸
在近我

而山脈像我年輕時候呵
天不怕，地不怕，去多遠都不怕死

我在晚秋大地像個老牛蹣跚
獨行，擔心

我發現了，在大地的遠方，唯有
山脈像我年輕時候呵
清秀，仗義，意志堅定，離奇
帶著草兒同行

在最絕望的時候，我看見了
自己年輕的時光和形像——山脈
重疊連綿

2019年寄自黑龍江

你隨時可能如塵埃飄落，
被裝進一個小盒子，
或者，被再次推進圈套。
氧氣是解開一個矛盾的死結，
在呼吸還可以被掌控的各種僵持裡，
氧氣，是破鏡重圓。

2019年寄自哈爾濱

■饒蕃

它帶不走你的詩句

—致洛夫

也許《因為風的緣故》
你詩意的魔力飄過我的田野
竹笛悠悠，吹亮一片新綠

無意間我碰醒《眾荷喧嘩》
看到《煙之外》的《石室之死亡》
咀嚼五毛錢魷魚乾的“生活”
邂逅冗長《漂木》渾身的釘眼和驚嘆號
我堅信那是你的舟楫
載著你上游的湍流，衝散我下游的靜謐
我落入詩的漩渦，潮起潮落
繆斯的氣息從海底升起
詩意灑滿天，落滿地

你怎麼能走呢？不是還期待寫最精
彩的一首
而我企盼的相逢還沒來得及
難道是雪崩帶走了你？
但我深知它帶不走你的詩句
你的詩行將在陽光裡唱歌，在月下起舞
也會在我們的詩中蘇醒，披著晨曦
重溫古詩翻唱，《邊界望鄉》
還有一行彎彎曲曲的足跡
沉澱出時間地圖上的梅花墨跡

我願意這樣祭奠你
在詩的階梯之上
演奏理解、尊重和魔幻的張力

1.《因為風的緣故》是洛夫先生寫給他妻子的情詩，也是洛夫認為寫得最好的一首短詩。

2.《漂木》是洛夫的長詩代表作。

3.《眾荷喧嘩》《煙之外》《石室之死亡》《生活》和《邊界望鄉》都是洛夫先生的代表作。

4. 洛夫先生是我最喜歡的中文詩人之一。謹以此詩紀念洛夫先生。

2018年3月24日於紐約

■北塔

新王府井頌

推土機趕走了老居民
賴著不走的大媽死於回憶
姑娘們跑回來，落戶於
包房和酒吧，以小費度日

王爺的馬鞭像條毒蛇
盤繞著新華書店的營業員
一隻愛書的手摸過書脊
是個盲人，但並非文盲

從此你就得學會享受眼福
任何一件商品的價格
都會燙傷你的手指，使你
回不到平穩的座位和心態

出去的更難，進來的更容易
在出去和進來之間，一個個
全都穿著入時，轉瞬即逝
生活被提升得不可企及

而你仍然生活在五毛錢的
車票上、四毛錢的公用電話上
豪華商場的入口免費參觀
老字號變了花樣，趕上了時尚

接下來是醫院，器宇軒昂
但縮在胡同裡；白大褂蕩漾
在受盡病痛的空氣裡，而微笑
依然垂掛在實習醫生的臉龐

王府井是個賭場，誰都想
攜帶所有的積蓄前來狂歡一秒
啊，在這氣派的露天舞台上
佈景奢侈，而市民成了主角！

我的愛人，你就隱居在王府井
後面的一間蝸居裡。惡臭

■殷剛

特殊的冬

走過湖邊
那裡有羊
但是沒有水草
也沒有流動的湖水

經過村莊
那裡有人
但是沒有莊稼
也沒有孩子的歡笑

這個秋季特別短
短得甚至沒有來得及採完
橙紅的桔子
香甜的野棗
孤單的掛在樹上

這個冬季來的特別早
特別的猝不及防
秋霜尚未來臨
已經飄起了冬雪
一片 一片
一片

1998年11月上海

使你更加芬芳；我的出現
使你興奮得忘記了昂貴的等候

王府井的每一寸空間都是
黃金，但整個兒還不如你的
髮絲一根。我會去得更勤
只因王府井之上還有你的眼睛

2019年寄自北京

■高潤清

原來我們老的不夠老
罣礙在心
憂高堂孱弱
孝親無多

原來我們老的不夠老
憂慮於內
子女成龍成鳳
盼望無止

捋一回肥凸橫皺
方知記憶不再
笑靨裡的調侃
不經意流露

鄉愁的苦澀
如此深邃
回首，千杯少一人

號角早已吹響

晚來的我
於傍晚18時10分挺進
嘎然止於景福門前
進退維谷

潮流般的吞沒
整條凱道
我引頸眺望
滿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染紅了夜空

台北的天空
瀰漫著歌聲與凍蒜聲中
如波浪般的推湧
揚溢著每一顆赤誠的心
我們沒有抱怨擁擠
滿是開懷禮讓與與加油
期盼48小時後的凱歌

這是一場勝利的嘉年華會
眼前如此磅礴震撼
每一雙眸子泛著淚光
他的名字讓我們不離不棄

我們老的不夠老

今晚我擠不進凱道

■世賓

咳嗽

更多時候，它保持沉默
——它並不急於顯示存在
——你可以理解為一種謙遜

更多時候，它置身於煙酒
灰霾、熱湯和某種粗暴的不適
而保持適度的忍耐

它和眾多的病灶，隱身於靜好的歲月
但在持續的無視和愚蠢的侮辱中
它終於被推舉出來

一開始，它是羞澀的
有點兒發熱、發紅，只是一小塊
含蓄的隆起

如果它的警告，不足以
加深你對沉默的了解
它就隨時用暴力的方式
大聲地說出它的訴求
更嚴重地，此時你就失去
與它討價還價的機會

有時它也可能被壓制
而使你重新獲得平靜的幻覺
如若你翻身——一個別扭的姿勢
它就以你意想不到的真實
再次來到身體的中央

縫隙

這不是反對，而是寬宥
是密封的鐵幕被撕開的裂縫
在擰得越來越緊的齒輪間

縫隙是轉動唯一的希望
這個空間集聚了機油、轉身的餘地

■白丁

流逝

鎖住凋落的筆華
鎖不住愛和憂傷的陰謀
我在長長的一生裡
奮起的轉瞬
便跌落進糞土

樓蘭敘

闔上你的輕睡
收留夢的抖羽
否則
我眼中的思想會箭穿黑夜
響過西北
射落你留縫的憂傷

樓蘭
離去 離去

荒涼之上粉碎你的溫柔
明天 做我的斜陽

換氣的通道……
正是它，讓絞死的局面
有了新的可能
正是它，讓微微的光透了進來

如若仇恨加深
如若一方緊緊相逼
誰也不放過誰的執拗
它所產生的迷誤，就像
一個人走失在自身的黑暗中

2019.1.1 廣州

■林啟

冬詩 二首

元夕

藍灰暮色
西風勁寒
淺黃圓月
東北高懸

寒流元夕
若藏暖意

窗上小冰花

窗上小冰花
歷經晴雪
始終不化

它在靜待
自己的春時

2020年寄自加拿大

■徐夢陽

告白

那只是一段漫長的等待
腦海是空白
在紙上掏心掏肺
才投遞出去
人生的 最精彩
沒有任何疑問
等待始終是煎熬的
有太多需要填滿
那些好與壞的理由
那些愛與不愛的答案

2020年寄自台北

■圖雅

奈良的鹿

草地，松下，人群
都有它們的身影
它們不發一聲
神就是這樣
它們把梅花開在身上
用來降暑

2018.7.22

無題

你的寂寞是白色的，叫月光

2018.8.20

快到下班的時候

餓了
拉開包
找吃的
摸到兩包餐巾
又摸到用玻璃紙包紮的
綠色袖珍小口琴
像一塊糖果
我拆開吃
吃完了 1-2-3-4-5-6-7
七個音

2018.9.3

會P的夢

只剩下一個餃子
立在夢中

2018.11.17

■水央

晨曲

天泛灰白的5時
各種鳥鳴齊湧進屋
一串串縱橫交織
紛紛落下一屋子音符
睡夢中的人醒來
在如浪的涼風裡
追尋撿拾

沉默

多年以後
秘密越藏越多
她堅守著這些不斷增加
的故事或事故
如同吞下不為人知的藥
鎖住自己
伴著越來越深的孤獨
膨脹，膨脹
直到脹成一個氫氣球
輕飄飄飛走

想，就會來

下了場雨
氣溫降了華氏20度
我在涼風中
魚一般游蕩……
那只丟失多年
我深愛過的大波斯白貓
踏著清風悄無聲息回來了
靜靜蹲在我身邊
藍色海洋般的貓眼裡
笨拙的我試圖修補
一些時光的破洞

8/15/19

8/23/19

■天竹

秋風

我放飛的文字
終究未能追上你消失的速度
你像一列高速火車
載著一個季節和那個季節的人
呼嘯而過
讓本來就不夠長
也不夠寬的時空
轉眼即逝

隨你而去的還有我
尋找的目光
和一些羞於啟齒的念想

只有記憶
真實得如同自己的影子
傻傻地站在原地
凝望

秋雨

當一點一點滴落到詩行
我的眼睛
已被你反復淋濕

我一直試圖
從你淅淅瀝瀝
喋喋不休的嘮叨裡
找到一種熟悉的聲音
或者身影

此刻，心如秋池
裝滿你的故事
和故事輕輕搖曳的悲歡

如果你在深夜的訴說
是一條涓涓流淌的小河
我可否乘一葉小舟
丈量思念的長度

烏鴉的救贖

憂傷的翅膀掠過塔樓的繩索
鐘聲穿過黑袍
穿過十字架上受難的耳朵

閃電劃過昏暗的教堂
照見基督眼角的那滴淚

阿們

烏鴉的沉默

你說此去三里便是唐朝
那裡歌舞昇平
還有我要的環肥燕瘦

你說黑夜的洞穴藏有
一本線裝書
記載著進入長生殿的秘語

烏鴉躺在時間的搖椅上
低頭啄自己的爪子
怕不經意將謊言戳破

莫測的羽毛閃出高深的顏色
在一棵古老的枯枝上
守住高懸的風骨

夢裡我看見一個疲憊的王朝
端起一甕盛著月亮的老酒
啜飲著寂寞的圓缺

烏鴉的悲哀

九死一生，獨自流落人間
以一身黑對抗荒涼

當鴿子因橄欖枝冠冕和平使者
烏鴉卻還在清理腐臭的劫後
餘生，在十字架上嗚咽

潑墨的口水熏黑天堂之路

當旭日升起時，仰天長嘯
如二胡，在荒野嗚咽
就這樣，烏鴉憂鬱了幾千年

■項美靜

黑夜之子

■田園

葬

一、
黑色從墓碑前浮起
閉上眺望前世的眼睛
冰冷的色素
已把暗礁改寫成白骨

月光似一群狼
將村莊悄悄包圍
修長的翅膀
從大地的內心
飛翔而出

那個木匠
一生都在打磨
一把老舊的椅子
尖銳瘋狂的碎影
直立在黑暗之中

翻越層巒疊嶂的日子
一瓣破碎的心
有可能
埋藏著損害的宿命

二、
烙著沉重的胎記上路
蔑視的目光
陰雨紛紛揚揚

想起和父親一起
拉磚蓋房
幫助弟弟
娶回漂亮的新娘
為自己
量身定做最後的木棺

最好是秋天
玉米高粱已經歸倉
悲憤處
女人不再怒髮衝冠
女兒淺笑眼波流轉
秋月忍情
望鄉思母的兒郎

遠方的遠方
記憶總是疼痛
生也晚
沒有趕上愛情的天堂

三、
那條路曲折
不高也不低
那口大鐘沉默不語
老槐樹不聲不響
迎送稼穡忙碌的牛羊

原野的草
把種子埋進泥土
膨脹 發芽
走過奈何橋
各色的花朵
熱情的向太陽招手

那一捧一捧的藍菊
大片大片的紅楓
燦爛在生命的季節

疲於承受的風景
逃逸與漠視
安靜而錐心的噴啞
把他牢牢釘在影子之上

2019.10.05 寄自山西

■桑克

乳 牛

她是悲傷的。
我失去友人時也是這樣。
大眼中彷彿存了很多淚，但僅僅是存著。
默默啃著昨天啃剩的草根。
那三稜草的根是苦的，我知道。
就像不得不碰的命運。
悲傷麼？手裡的皮鞭也是牛筋做的。

草 甸

我的樂園不多，這兒算是一個。
一墩墩草堆，水窪是清澈的
灌木本份地保衛著它的寧靜。
圓眼青蛙和長翅螞蚱在碧綠的草毯上
做著自由的體操。
我用柳條兒把刺玫果穿成串兒
查著它的數目，像個痴迷的和尚。

野 鴨

它飛得不遠，總圍著
水泡子附近的草灘。
那裡有它的愛人在孵蛋。
當晚霞出現的時候，它
優美的飛翔的姿態
讓我留戀。
讓我留戀的還有美味的鴨蛋。

正 午

我爬上草房子的屋頂。
我向遠處張望：穆稜河的
波光，彷彿眼眉的形狀，
閃爍著，彷彿拿不定主意
該嫁給誰的姑娘。
蜃氣漸漸密了，大地、鐵路
稻田，描上了閃爍的曲線。

■戴珏

沒車的人

下了公車，總要經過
一個十字路口
才能到達小區。
在這個國度，每到一處
十字路口，你都得耳聽
八方，眼觀六路，
因為斑馬線兩頭即便是綠燈，
車子也可以從側面
拐過來，
有時甚至是高牆
一般的大客車！
記得以前問過我哥：
“開車的人最怕什麼？”
“最怕從人行道上
突然衝出來的人。”
不知道開車朝著走在
斑馬線上的路人
拐過去
是什麼感覺？
而城裡人的兒女
過馬路居然還敢
眼觀手機！

小區充滿了淑鬱的草木
氣味，只是那些停得橫七豎八
的私家車有點煞風景。
剛才在公車上
看到一段電視宣傳片：
幾十台三角鋼琴
演奏綠洲鋼琴曲。
車上聽不清音樂
有多麼清新悠揚，
綠洲的氣息
當然也聞不到，
但聞略帶汗臭的空調味
總比等車時間十幾分鐘
汽車廢氣
和二手煙

■李斐

從荒謬到反抗

那平和都會被火藥存封了日月
島嶼環境的容貌因而糊塗不明
百萬腳步的聲音發出只道理性
排列條理的標語向天庭訴求
一道道風幡擊中了冷酷人性
傳遞的訊息從此讓歷史收留
不幸文明的行動
被野蠻手段招待
抗爭強權不惜犧牲自我
理想破滅可憐成群囚徒
一萬多個彈頭摧毀了
多少個醫務所手術室
未來一代如何指證後遺症兇手
毒氣毒藥結合了西毒北邪
蝴蝶飛過島嶼上空轉換驛站
魚群也遠遠地逃亡
有誰在此時能夠平心靜觀
極權與人權有待時間制裁
動感城市脈膊仍生命韌性跳動

2019年12月11日紐約

附記：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辭。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要好。

前些天，老婆搭乘了一輛
不用燒汽油、零排放的豪車，
自此便愛上了拼車。
查看她的微信，
這回卻不是拼車優惠券，
而是條視頻的鏈結：
在野生動物園那邊，
十幾隻老虎
咬死了一隻小熊！

■陳詔華

七色鳥

白鳥

風，掠過海峽
翎羽——噴泉上的故事
黑夜一片片撕裂

浪花反復折疊溫泉

眼界高過一座座山峰
雲天之外的美女蛇

紅鳥

久雨之後——新晴
懸崖危谷外，迢迢九萬里
汗血寶馬的平川

不知鳥兒為什麼這樣紅
朝霞忘記帶走它的
黃昏

只是，萬不可比紅更紅

綠鳥

妖氣瀰漫，遮斷你的眼臉
碧粼粼的煙花，彷彿來自
波斯或斗羅大陸的夢中

這綠葉的眼影
我面前的紙張，不點自焚

藍鳥

它沉醉在紫薇花叢中
白雲一片片分解
它只想離開夢幻
去永遠夢幻

它輕輕一笑，啄破了蛋殼
又還原為天空

天空之上，還有一座塵世

黑鳥

史蒂文斯的啞劇
沒有什麼更合適的演員

寒江之上的殘雪
白井，直通河水的井水

迎新的轎車疾馳而過
它永遠是傑出的表導演
沒有憂愁
誰也模仿不了

它長駐在喜悅的老槐樹上

黃鳥

“黃金，從煉獄衝上天堂”
你聽到果實成熟，墜落的聲響
露水返回花萼

它是樂曲的動機
更是靈感的火焰

一壺紹興的黃酒
在卡賓槍管中激射，指引你我
返回伊甸園外的百草園

無色鳥

遠離時光，永遠馱負著時光
與時光親近，又保持仇恨

黃昏，失去了影子
黎明在鳴叫中爆裂

一隻小小鳥，不容你駐目
更不容回首

2019.9.17 寄自安徽

■章治萍

半步之遙的哀樂

1
夾帶著咳嗽聲，在天剛剛亮的細風裡
傳得格外的遠、格外的清晰，每一聲
我已過更年期的心髒都會悸動一次
並且，自覺地等待鼓點的再次敲起
雖然，有許多這樣的那樣的瑕疵
但是，你總算能夠聽完每一次的呼喚

2
就那一些曲子，在這在那，卻不生出
聽膩的味道。這需要年輪的歷練
甚至，耳朵裡長出歲月的跣

3
還有沒有更加急促的上路，或者
還有沒有更加舒緩的回家？半步之遙
卻恍如隔世。我知道不語者並非是你
你卻在我眼前無時不在。我知道
這便是緬懷有次序地走在緬懷的路上

鳥影，或者深邃與逼仄的巢

出於得失，我時常尋找盛放得失的東西
出於東西，我又時常將歲月劃出道道傷痕
這是一種魔咒吧，暗藏光榮與恥辱

出於得失，我時常排棄營造得失的剩渣
出於效果，我又時常將四季打亂原有的次序
這是一種信仰吧，種植嬌嫩與蒼老

出於得失，我時常銜草遠眺天盡處的景致
或絢爛如蝶，或陰沉如鐵，或空茫如夢
這是一種煎熬吧，經歷短促與漫長

出於得失，我時常尋找深邃與逼仄的巢
為了巢，我又時常將日子咬出一塊塊傷疤

這是一種傳承吧，敘述美麗與醜陋

2020年1月寄自青海寒陰角

■輕鳴

赤道

一陣莫名的季風，將你
推送到肯尼亞，赤道穿過當下
一端指向東方，一端深入記憶
最終無縫對接，團圓
就像兒時在北京的胡同中
和小哥們兒一起滾動的
鐵環，與奔放的足音對撞，發出
赤——橙——黃——綠——青——藍——紫

搭起虹橋，召喚脫線的風箏
更像史前工匠旋轉的陶輪，曲線拋出
盆瓶罐鼎，彩繪的游魚鳴蛙，戲弄人間

手足的能量貫穿生死的力場
人影憧憧，在赤道的英文招牌下
爭搶鏡頭，喧鬧的氣氛高於火爆的達人秀
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清香的清涼
一步步踏著緯線登上了高遠的南極

雪原，積蓄 hán 意，不見
首尾，舒展萬年的潔白
恰似一幅長卷的抒情詩
倖存的驕陽多次霸凌
一心擊垮她的沉靜
晶瑩的冰川淚珠掛滿
似在宣泄一次次失身的哀怨
帝企鵝身著禮服，一身優雅
不知噩運逼近，跳著慢步的搖擺舞
時而向你投來探詢的眼神
似乎在問“你是哪兒來的怪物？”
虎鯨噴著粗矮的水柱，四處游動
頻頻躍出水面，蕩起暗藏的殺機
突然，狂風從夏季的對角呼嘯而來
毛髮直立，滿臉的殘暴和不屑
你急忙抓住一根強韌的經線
順勢滑向永夜的北極，沿途瀏覽
印加帝國殘留的馬丘比丘

里約熱內盧壯觀的平民窟
墨西哥灣的黑金鑽井平臺
曼哈頓大鱷橫行的華爾街
……

夜幕垂直 Exosphere
你輕輕地落在
一條乾枯的白熊身旁
它圓睜的雙眼
反射出 Aurora 豐滿的目光
遠方什麼動物饑餓的嘶叫
傳遞刺骨的劇痛
你由衷地顫抖
竭力抖掉籠罩全身的恐懼
蛇行的黑暗增添了黑色的疲憊
你迅速支起帳篷，剛要鑽入
腳下的冰面兒轟然破裂
Tǎn 呈《神曲》中地獄的場面
你一躍而起，告別了對萬有引力的牽掛
徑直穿過臭氧層的漏洞
衝入充實的太空——

嘿！Gee! Lalala!
水分子躍入太平洋游起自由泳
小妞給老子演示叛逆學
珠穆朗瑪峰踏平盧浮宮
摧毀第九帝國——稱雄
加速器修改程序徹底蛻變成慢燉鍋
米老鼠嚙噬你終生鍾情的糖葫蘆
伍爾芙和喬伊斯一起競舟
意識流，無畏潛伏的情結
《西遊記》中的群猴越界，敲打著
流水線上打工的機器人的無厘頭
滔天的海嘯淹沒摩天的煙囪
梵高的渦流奔騰於銀河的安寧
蟲洞腦洞黑洞大開
廣納來歷不明的流星雜念精蟲
Xìshēng 的交響注入周身密佈的毛孔
萬籟齊喑，瞳人站穩腳跟
展望大爆炸前的宇宙
憧憬創世紀時的光景
回顧未來的地球
EQUATOR 血紅

■蔡可風

暴風雨的洗禮

有一個氣味芳香的港灣
面臨著瘋狂的 暴風肆虐
暴雨呈狂
柔弱的樹幹連帶著
依附的綠葉 紛紛彎腰
至於枯枝敗葉 便是滿地打滾
一節節折斷 更自稱良民
也有朽老的枝幹 抗行不了兇暴
被劈斷後 伴隨著在枯槁順風狂奔

看！那精壯的一群群
是十年的樹木 或是百年的樹人
手牽手肩並肩 枝連枝根連根
用青春排成的防護林
憑著對陽光復回的必然信念
在沐雨，在櫛風的時候
發出強烈的吶喊
誓言要保衛生長他們的港灣
以時代的革命去還擊
暴政時代逆流的肆虐

防風林 守護著人類安全的防護牆
反被污辱成強暴的根源 不法的力量
地球啊 這星球的蔚藍色
青榮俊茂的本源
光明是亙古不滅的走向
只能一時呈兇作惡的瘟神
怎敵得上愛育萬物的太陽

2020年寄自紐約

那道刀痕越刻越深
公平地劃分天地的不同
黑白和諧對峙，兩極友好排斥

Hán：寒、含。

Tǎn：坦、袒

Xìshēng：犧牲、吸聲、希聲。

■老哈

奇點視界

突然一股涼意，自頭頂降臨。
旁觀者後來說，有一條線，
在往下移動。整張臉好似電視，
正由彩色，朝黑白轉變……

毫無準備的瞬間。白光一閃，
天旋地轉。成千上萬張的圖片。
嘔吐不止，呼吸難繼，
接近休克般的暈眩……

沒有掩飾的腦海，還遺留
有那麼一絲絲的意念。
但無論如何的堅持，腳死撐著，
身體，還是不由自主地，在向前……

與死神對望。深淵，
看不見底的黑暗。
無形的黑洞引力，驅動
已經失去靈魂的軀幹……

恍若隔世，迢迢銀漢。
河東河西，光陰過了三十年。
在異國的街口，我們能夠做到的，
也僅僅只是擦肩……

2019.6.4-10.16

逍遙在外

獨坐帳內，靜默參玄。
腦海裡猶若有萬馬
奔騰於曠野，直至意念
所能及之盡頭……

忽遠忽近，一種尖嘯，
刺耳的轟鳴。其根源，
來自頭顱的深處，
據說是發瘋的先兆……

■施漢威

回憶的灰燼

已焚成灰燼
青春歲月愛恨恩怨
火光中
仍能感認那分熾熱與輝煌

失 智

中了病毒
當機
下載整輩子的資料
被刪除乾淨
腦際一片雪花紛飛
不再擁有
春夏秋冬
東南西北

黃昏該是無很好
晚風偏帶來
悲傷的一個殘酷

2020年元旦

天際寒風划過，蒼鷹翱翔。
目力穿透長空。
蒼茫間有黑點般的生靈，
在緩緩地移動……

單槍匹馬，真理在手，
面對芸芸眾生，
重重謬誤。整個世界，
堂吉訶德的大風車……

一時間食指大動。
皆因帳外有誰，
堆砌炭火，在燒烤野味。
半空中，誘人的香氣流動……

2019.6.6-10.14

■方華

沸騰的冰

零度以下的情感 被誰
握在掌心 我看見一滴清淚
從歲月的指縫間
滑落

最後的鋒刃 最後的傷
都將被融化
在握緊的手掌裡
血的溫度以燃燒的姿態上升

不要說
那樣的寒冷已在黑暗的最深
生命底處的那塊冰核 積聚了
億萬朵火焰 裂變
就要在瞬間發生

只需你心中的一點綠意了
將要沸騰的冰
在誰張開的雙手間 潤開
一顆春心

燃燒的雪

雪在燒 平靜蒼白的表面下
歲月在翻騰

被白色蒙蔽
愛情的花朵籠罩死寂的氣息
想像的翅膀被冰凍
一隻孤雁拔光身上所有的羽毛

激情只是一星綠色
在深宮裡閉關打坐
只等那一點慾望的火苗煽動
要掀翻巨石和鎖鏈

雪永遠不會平靜 不會消沉
它獵獵燃燒 直到
劈啪作響
席捲一個人嶙峋的頭頂

■琉璃

森林中的腳步聲

森林裡，好安靜……

風，停下腳步
不走了
樹，直立站著
陽光，偷偷把腳伸長
小精靈，不小心
踩落了樹葉
落葉只好拉著陽光細長的腳，
輕輕滑落……
喀啦一聲，悄悄著地

我靜立森林中，
捧起一把氣多精，
撒向自己的頭上，
任它四處飄散……

我合十閉上眼睛，
任心飛去
我仍靜立森林中，
靜靜聽你走近的
腳步聲……

給 2019 的自己

把自己種在詩田裡
靜靜等待發芽……

划過深夜的星子
它引……開……美的芽苞

爬上窗格的初陽
它點亮，心芽

淺淺的根，
在淺層摸摸索索

■依雯

一般感慨

千禧年之後
眨眼又過 20 年
一覺醒來就是一天
一覺長眠就是一輩子
人生在世 如此簡單
活在當下
好好地珍惜一切
有些事 一旦發生就完了
有些人 一旦錯過就不在
永遠不會重來

撕下最後一頁日曆
接下來又是新的開始
365 個日子裡
在風雨中同行
歲月無聲
千秋百樣子
風塵裡 種種留戀
人世間 千回百轉
今天少年人
他日老年人

26/12/2019

腳趾探入泥土
溫溫涼涼，
原來這是詩的溫度

我和 2019 說好
長出來的嫩芽
都送給她

新來的 2020
要送她什麼呢？

不知田裏的稻穀
是否熟了……

■唐宇佳

遇見

一縷風想看看大海

一縷風想看看大海
它只想看看
哪一朵浪花是大海的顏色

太陽從船的側面折射過來
倒影疊著倒影
雲朵一樣輕柔

起浪了
造夢師並沒有謝幕
那是一個動蕩的夏天

雲落下的眼淚

據說，每一滴露珠
都是雲落下的眼淚
風會不會吹乾它

這散落的雨水
就像匆匆趕路的聲音
被腳步軋進了泥裡

我從不肯放棄一朵雲
總是輕輕地捧起
不讓它墜落

2020 年寄自重慶

■非馬

火山爆發

看人類在他身上
為非作歹
搞得千瘡百孔烏煙瘴氣

他氣得渾身顫抖
砰！
終於噴出了
一口怒火

Vocano

seeing the wounds and scars
humans had caused on his body
he shook uncontrollably
and finally opened his mouth

boom!
to let out his burning anger

全球暖化怎麼了

冰山一樣冷酷的
心

我們熱呼呼的警告
他都只當
耳邊風

Whatever Happened To Global Warming

a heart as cold and hard
as an iceberg

our warning hot air
is nothing to him
but a passing breeze

■冰花 徐英才 英譯

一首歌的緣分

在一首共同喜愛的歌曲裡
與你的靈魂相遇

沒見過你
卻熟悉你的前世今生
沒聽過你的聲音
卻開始遵從你的叮嚀

你
站在山頂上
置身白雲間
眺望遠方
孤影低吟

我
站在另一山巔
在同一高度上
感受你的心韻
唱和你的低吟

我舉起右手
把頭頂上的一朵雲
推向你
兩朵雲相擁
你的眼中
閃爍出喜悅的光芒

天與水
一色
我與你
同聽一首歌
山與山
同奏一個旋律

The Karma from a Song

Through a song of our likes
My soul encounters yours

Though I've never seen you
I'm well acquainted with your present
and past lives
Though I've never heard your voice
I'm happily disposed to your advice

You
Stand atop a mountain summit
Amid white clouds
Gazing far into the distance
Chanting alone

I
Atop another mountain summit
Of the same height
Feel your heart beat
Humming a duet with you

I raise my right hand
And from over my head push the cloud
To you
So the two clouds collide
Your eyes
Shine with delight

The sky and water
Are in one blend of color
You and I
Are mesmerized by one same song
My mountain and your mountain
Resound with the same melodies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
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
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
、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
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
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
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
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
，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
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
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
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
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
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2018 年 12 月 1 日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

和你一起
時間戲劇化為鑽石
珍珠光澤的時刻

不，和你，我不“度過時光”
而是把它編織成
一首詩，一幅畫

二

時間嘛？——時間
是一個抽象概念
你幾乎可以用來
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你可以重新創造
它如此柔和可塑

你可以讓時間永恆——
也可以浪費——
隨你的心情

它可能憂傷
歡愉
不是你的主人
而是順從的僕人，你可以
馴服它

一個強大的工具——
作為禮物賦予
任由你使用

它就是你，誰理解它
誰就決定它的命運

它就是為誰
效勞

三

午後的獨處
歡快的陽光
親吻你的眼睛
如此溫柔
然後
你不編織夢境
而是編織寂靜

內心的火已經備好
彷彿要迸發
如同嬉戲的蝴蝶

叛逆者獲得重生
彷彿在尋找新的地平線
成長——為了
近乎全部的意識
不為別的
而是重新聯繫
重新結合
純粹（完全）

那麼你
活著，每個時刻
活著，此時此刻
始終
如一

四

愛情是抽象
沒有確切的定義

不同人定義不同

你可以感覺
它在某處
在地球和宇宙之間
也許遍及各處

詞語無法表達

它可以被理解
只在最完整的靜寂中
它的確是隱藏在莫測的存在
最深的核心

觸摸核心
你就會知道

五

在這個
陽光親吻的下午
我意識到
你常常
在我的思念裡

輕柔的
紫色陽光的溫暖
也帶有
你深切回憶的
溫暖

六

夜晚——
溢滿你的笑聲——
讓我突然想到
我活著，我自言自語
生命本身
最富有詩意

七

完整的寂靜裡
我聽見你
聽見未說出的
聽見
從未觸及
你嘴唇的
我聽見情感
它們隱匿
最用心的守護
在你存在的
樹幹中

純粹的，原始的真相
沒有被破壞
也沒有被表達
在詞語中
它們喪失了意義
在這裡，全然的靜寂中
夾雜著交流，和聯繫

可是你看
我還能聽見你
完全理解你

八

此刻我可以抓住
靜寂——
欣享它
峭壁般的美
沒有身份的極樂

聲音和其中的狂暴
漸漸消逝
空虛被靜寂的轟鳴
加上塗層

每當這樣極度安靜的時刻
把你困在
此時此刻——
只有頌歌
沒有聲響

九

作為藝術家
我只想描繪靜
聽得見落針

只想編織
不被理解的
特殊聲響的結構

只想和你分享
一種超出聽覺的元素
在空蕩的畫布上

靜寂
如此抽象

那麼，你可能感覺到它
但無法界定
因為詞語無法表達
珍稀之物

奇異
可以感知
只是無法言說

十

寂靜何時存在，何時無語
變成詩的表層？

我知道它在我骨骼中
真正時間潮汐的
減弱的時間
我們一起度過
似乎不受時間影響
那些如此隱秘藏好
在不可見的存在
最深處的毛孔

不需要告訴而知道的快樂——
理解的福祉
滿足被理解
沒有壓力緊張
減少語言
再次意識到
一種存在
在寂靜的融化的銀色
流動像一首詩
像一只流動的筆

十一

榮光的一天
緩慢經過
迷蒙傍晚的河流
卻稀釋
在神秘的夜裡

我一路
穿行期間

也許，作為部份——
不過同時
也只是一個證人——
神奇事件

在深深寂靜中
我自言自語
我是誰？
真正的我？
這個人，是部份
或許
僅是同樣一個存在的
見證？

在內心深處
我回答
也許我真的知道
我同時是兩者

存在於我內部的一個宇宙
和同一個
宇宙中的我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理查德·瓊斯

詩三首 ◎鄭建青 譯

詩人理查德·瓊斯 (Richard Jones) 出生於英國倫敦，童年時代在加拿大和北卡羅來納州等不同地方度過，最終定居在他父親的家鄉諾福克。他獲得弗吉尼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和佛蒙特學院的 MFA 學位。他的第一本詩集 *Country of Air* (1986 年) 獲得威斯康星州作家協會的波斯納獎。此後，他又出版了十多本詩集，包括 *Stranger on Earth* (2018) , *The King of Hearts* (2016) , *The Correct Spelling & Exact Meaning* (2009) 等。獲得過米德蘭作家獎。瓊斯的詩往往在不經意間就把一件小事敘說得令人回味，充滿生活的氣息。是芝加哥 DePaul 大學英文教授及《詩東方》主編。

兒 子 Son

剛過午夜，安德魯就醒了，
在黑暗中哭鬧著。
我從搖窩裡抱起小傢伙，
對他輕言細語。
可我哄不住他。
他要在媽的懷裡
被緊緊摟著搖著。

你的新生兒對你的寫作 生活有什麼影響？

What Effect Has Your New Son
Had on Your Writing Life?

當安德魯睡在
曾是我書房的屋裡時
我下樓去地下室
一角落的桌旁
寫作。每天他醒了
我會把他放我腿上，接著寫作，
邊用膝蓋顛著他，邊像往常一樣
用一根手指頭快速打字，
並朗讀詩行想看看
是否我的詩能讓他入睡。

致我的忌日

W.S. 默溫 作◎海鴻 譯

每年的這一天在不知不覺中
最後的火苗會與我揮手作別
寂靜中啟程
不倦的旅人
如同一顆暗星的光束

那時我不再會
感覺生活在陌生的外套裡
訝異於世間
一個女人的愛
及男人們的寡恥
正如此時在綿雨三日後寫作
聽聞鷓鴣歌唱還有滴止聲息
躬身一鞠而不知何向

真太妙了-----我寫著詩，
摟著安德魯。不過當安德魯
要奶瓶時我還是放棄了
那首最富神聖靈感的詩。

暴 雨 The Storm

我昨晚給父親打長途
讓他知道我們的近況---
安德魯好多了，寶寶活蹦亂跳了，
我又得了流感，感覺像
在玻璃泡裡。父親耐心
等我說完，
然後急切告訴我雷暴雨
有多可怕，問我是否能聽到
雨的敲打聲。忽然間
我倆誰都不再說話。
我立在哪兒，把手機貼在耳邊，
聽著父親廚房天窗上
鼓聲隆隆，想像一個老人
把聽筒舉向雷聲與黑暗。

沃爾科特的詩^③

Walcott

◎戴珏 譯

有隻雄獅在街上 其二

A Lion is in the Streets II

他的金色爪子令世界的旋轉星體平靜
下來，
而船隊隨著他的金色鬣毛將風帆抖開。
牙形月亮在陰影中將球體減半，它
停歇在海上，威尼斯，作為它的領地。
聖馬克大教堂寬闊的廣場被淹沒了，
它的青銅
馬群像海馬一樣陷在水裡，活的銀蓮花
附在它們的球節^①上，貢朵拉^②聳起
它們的船體如同夏洛克^③藏起他的錢幣。
這座城像一艘鬆綁的貢朵拉那樣飄游，
多年的淤泥在街道上氾濫，
而我在這裡，真是難以置信，在這座
偉大的城市做客，出於對約瑟夫^④的
感激，
在我眾多的朋友當中他最出色。
一處接一處宮殿威尼斯翻動它的頁面
我用晃動的自我俯視每一條運河。

①指馬蹄上生距毛的突起部分。

②威尼斯運河上行駛的一種長形平底船。

③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高利貸者。

④指約瑟夫·布羅茨基 (Joseph Brodsky) ，俄裔美國著名詩人，作者的摯友。布羅茨基的散文集《水印》對威尼斯有精彩的描述。

關於苦命女人的詩兩首

◎涅克拉索夫 作 ◎陳殿興 譯

涅克拉索夫(1821-1877)是俄國的偉大詩人。《新大陸詩雙月刊》曾於116期發表過《涅克拉索夫詩選譯》，裡面有對他的介紹，讀者可以參閱。這裡發表的兩首關於貧女命運的詩也許不能引起像俄國19世紀讀者那麼強烈的共鳴，但對我國詩人拓寬詩的題材可能會有些啓發。這兩首詩沒有標題，俄文都是用第一行作標題。

當我用熱切的規勸
使你的沈淪的靈魂
擺脫了迷誤的黑暗，
你滿懷深沈的悲痛，
激動地搓著兩手詛咒
那曾羈絆過你的惡行；

當你為了用回憶
懲罰健忘的良知，
對我盡情傾訴了
過去的全部醜史，

而後突然用手捂住臉，
羞愧與恐懼充滿心間，
你眼淚猶如泉湧，
激動得渾身打顫——

請相信：我沒有無動於衷，
我認真理解你每句話的含義……
我全都明白了，不幸的孩子！
我會全都寬恕，全都忘記。

為甚麼你總是
在心裡缺乏自信？
莫非你真信服
群氓的無謂議論？

不要在乎無聊的指責，
要把疑慮消除乾淨，
不要把壓抑的情結
藏在畏怯恐懼的心中！

憂傷悲戚，徒勞無益，
不要戕害自己的心身，
勇敢大方地走進我家，
你就是全權的女主人！

1846年

譯者附記：

這是一首鼓勵一位從良的妓女勇敢走上改過自新道路的詩。他曾經使偉大的民主主義評論家車爾尼舍夫斯基感動得泣不成聲，他把它歸入“俄羅斯最好的抒情詩”。著名作家、評論家德魯日寧(1824-1864)說它是“極好的真正崇高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舞台上朗誦過這首詩，並且在其著作裡多次引用過，例如在《地下室手記·二》裡就用作全章題辭。推崇這首詩的作家、評論家乃至哲學家很多。這首詩的情節也出現在許多文學作品裡。

夜裏，我乘車走在黑暗的街上，
或者雨天，我聽著暴風雨肆虐，
無人保護、患病而無處棲身的朋友，
你的影子會突然在我的眼前閃過。
從小命運之神就沒有眷顧過你：
你父親臉色陰沈，又窮又兇惡。
你出嫁了——心裡卻愛著另一個。
你遇到的丈夫脾氣暴躁，用力打你；
你沒有屈服，離開他去解救自己。
你跟我結合，也未能獲得歡樂……

你記得嗎有一天我又病又餓，
灰心喪氣，無力再找出路？
我們的房間空無所有，異常寒冷，
呼出的氣都變成一團團的白霧。
你記得嗎，煙囪發著嗚咽的悲鳴，
雨滴飛濺，屋裡半明半暗？
你的兒子在哭，你哈氣
給他冰涼的兩手取暖？
他沒有停止哭叫——他的哭叫
尖銳刺耳……天色越來越黑；
嬰兒哭夠，死了……
可憐的朋友，別流不理智的淚水！

我們倆連悲傷帶饑餓
明天也會深沈地甜蜜地長眠；
房東會咒罵著去買三具薄棺，
把我們拉走，讓我們同葬荒原……

你我坐在不同的角落，心情憂鬱，
我記得你臉色蒼白，身體虛弱，
一個隱秘想法在你心裏成熟，
你內心裏的鬥爭已有了結果。
我昏昏欲睡。你默默地走了，
你刻意打扮完，如同去參加婚禮一般。
過了一個小時，你匆忙地趕回來，
給孩子帶來棺材，給父親買來了晚飯。
我們消除了痛苦的饑餓，
在黑屋子裡點上了小燈，
給孩子穿好衣服，把他入殮……
是偶遇善人，還是上帝開恩？
你沒有急著悲慘地承認，
我也什麼都沒問，
我們只是互相看著，熱淚盈眶，
我只是感到鬱悶，心裡充滿悲憤……

如今你在哪裏？跟苦命的貧窮抗爭，
它的兇惡力量是不是把你摧毀？
也許你走上了一條通常的道路，
可怕的命運已經註定不可挽回？
誰保護你？人們毫無例外地
都用可怕的名字稱呼你，
只有我偶爾發幾聲詛咒——
隨後也就徒勞無益地沈寂！……

1847年8月

譯者附記：

屠格涅夫1847年11月14日(俄曆26日)從巴黎寫信給別林斯基說：“……請替我轉告涅克拉索夫，他發表在《現代人》雜誌第9期上的詩使我完全喪失了理智：我沒白沒黑地念叨這首詩，現在已經會背了。”

這首詩給車爾尼舍夫斯基留下了印象那麼深，30年以後，1878年3月15日從維柳斯克給妻子說：這首詩將是第一首“永久成為俄國最好的抒情詩”。他說，“它第一次表明俄羅斯正在出現一個偉大詩人。”讀這首詩使我想起了魯迅的小說《傷逝》。

單行道

出發以後 我再沒有轉身
“選擇 就意味著責任”
那月下的樹影也不能
春天肆意綻放的花兒也不能
讓我搖擺

而我無法選擇的
是人生的隆隆前行
離始點越遠
背負了越多的
生離死別

你看，人和事多在單行道上
如急流奔向大海
除了輪迴的四季
和被四季握著的樹木花草
除了陰晴圓缺的月
和一天一輪的太陽

供卑微的生命暫停 仰望

我寫

一朵花的凋零與來年
一棵樹的四季和年輪
一粒種子隱藏的力量和未知的前途
一枝雞毛的輕浮與沈重
一片海的遼闊並殘酷
一份情和一把刀的類似之處
一段路的猶疑、疲憊與盡頭的光
塵世和黑夜也不能掩埋的星星和良知

以及一個人跟這些事或物的
碰撞、糾纏、分離、融合

很明顯，兩首詩的主題都是寫人生苦樂的慨嘆和堅守，個中滋味飽含著中年人情感世界五味雜陳的共性。

前一首《單行道》的關鍵詞是“選擇”，一旦確立了方向，就要義無返顧地執著前行，無論腳下是絕壁斷崖或是萬丈深淵。作者堅信自己目標正

確，故而出發以後“再沒有轉身”，並甘願為此承擔起全部責任。任憑“月下的樹影”和“春天肆意綻放的花兒”，企圖誘惑作者為逃避艱辛而偏離目標，但終究不能“讓我搖擺”。

然而人是萬物之靈，且血肉之軀感情充沛，絕非鐵石一塊，在踏上征程的同時，也在審視沿途風景和自身的變化。當感受到人生列車被“隆隆前行”的光陰驅使，失去了中途選擇變更的權力，“生離死別”的恐懼就演變成了一種負擔。從選擇到無法選擇，從義無反顧到離始點越來越遠，漸漸堆積的矛盾和糾結，不啻是對意志和定力陷入矛盾漩渦的嚴峻考驗。

人生就是如此，既要被自己的信念“裹挾”，心甘情願背負著生離死別勇往直前，又要被光陰“驅使”，馬不停蹄地行進在一條單行道上。生命的洪流滾滾向前，後浪推前浪勢不可擋，人類正是以這短暫生命的接力，前仆後繼奔向往托起一輪輪旭日的大海。

作者用略帶悲壯的嗓音，沉穩而從容地吟唱出輝煌生命的原音，並將之匯入共同理想的多聲部旋律，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畫面。把矛盾植入平淡敘述，讓主題自然隱於意境，這種被作者價值觀所主宰的思維流向，構成了這首作品顯而易見的特點。

後一首《我寫》，是《單行道》的延續和細化，是為什麼不再“轉身”和之所以“暫停仰望”的理由。用摯愛書寫花和樹、書寫種子和雞毛，用智慧書寫海、書寫情和刀，用信仰書寫路和光、書寫星星和良知——詩人正忍耐著碰撞、糾纏、分離、融合，為她認為值得書寫的一切，獻上炙手可熱的激越心跳。

2019-8-13 寫於洛陽道北西曬閣

“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平淡乃詩之至高境界，奪人魂魄、流傳千古的詩句，幾乎莫不芙蓉出水、語出平淡。故清人薛雪《一瓢詩話》云：“古人作詩，到平淡處，今人吟繹不盡，是陶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蘊藉，造峰極頂事也。”好一個“造峰極頂”，卓然而在，當無可比肩。

平淡之“平”，不是平易。有道是“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同樣，“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惟其難，自不易，更難工。也不是平常。所謂平淡，是“一見平平，漸看漸佳”，如品香茗，初品似乎無味，飲過唇齒留香，樸素真淳，韻味悠長，“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是為平淡之中蘊藏深味，或曰“無味之味，乃為至味”。更不是平庸。當於平淡之中見神奇之美，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洗盡鉛華，“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閒言語變瑰琦”，爐火純青，令人拍案。

平淡之“淡”，不是寡淡。應于樸實中見華麗，平淡中見纖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也不是淺淡。詩斷不可浮泛淺顯、了無詩意，如當下一些人隨便湊幾句、敲個回車鍵分行便稱之為詩。這是扯淡，不是平淡。所謂“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若無高曠胸次、高遠志向、高潔心靈、高妙心法，恐難“素處以默，妙機其微”，而得此佳境。更不是黯淡。當于簡淡、素淡、雅淡中光彩四射、粲然奪目，故其“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

古人講，“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絢麗中來，落其華芳，然後可早平淡之境”，超越濃烈，回歸本真。追求平淡、臻於平淡是一個“豪華落盡見真淳”的過程，是濃後之淡，是返璞歸真。如陸放翁所言：“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蘇軾亦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從纖濃抵樸素，由絢爛達平淡，既為創作走向成熟之必然規律，亦為檢驗境界提升與否之重要尺規。

當然，“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從美學角度看，“錯采鑲金”與“芙蓉出水”、“華麗繁複”與“平淡素淨”兩種美感矛盾統一，各有千秋，且“相濟有功”。然“蘿蔔青菜，各有所愛”，竊以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乃詩之至高之境、至崇之美。

姚強近年來在美國詩壇上甚為活躍，已漸有可欽佩的名氣，從 1976 年到今天，他已發表了多部作品：詩、小說與評論共 30 多冊，牛津大學也出版了他的作品《The Osford Bood of America Verses by David Lehman》(2006)，並認為姚氏是最新進的詩人。美國著名的先鋒 (Avant-garde) 詩刊《護符》(Talisman) 早在 1990 年秋第 5 期便介紹了他 (該刊主編 Edward Halsey Foster 寫了對他的採訪錄，並加上八位知名評論家對其作品的詳細評論)。

姚強的祖父母都來自上海，他則生在麻州，長大於波士頓市。現與畫家妻子卡洛琳·劉和一個女兒居於東部哈德遜河口的岩島，那裡的居民是充滿美國文化和詩傳統 (惠特曼曾在這裡活動) 的。姚強學於美國那魯巴西藏文化大學 (Naropa University)。姚氏的恩師有克里利 Creeley、鄧肯 Duncan 和阿什貝里 Ashbey，雖然姚本人出自黑山派 Black Mountain School，但他現是紐約派的一個主要成員，自從奧哈拉 Ohara 於 1966 年去世後。姚強現年五十六歲，已是該城市的一個主要 “City Poet” (城市詩人)，這對在當今美國詩壇還未站穩腳跟的華人詩人來說無疑是個殊榮！姚氏還曾執教於加大伯克萊分校、布朗大學和特格士 Rutgers 大學的梅森格羅斯美術學院 (Mason Gross School of Art)。

他的詩具有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源出於他的華裔背景所接受的東西文化傳統。雖然姚氏不懂中文，但他在組詩的論說《李賀和李商隱的詩譯文閱後仿作》(A Suite of Imitation Written After Reading of Translation of Poems by Li He and Li Shangyin) 中用英文寫道：

When she left she took everything—her hair. Was a dream filled with colors gone by noon. Yet, if nothing can be retrieved. I'm still pulled toward this woman, who is still asleep, locked away in another life; her hair piled like red peonies at noon.

詩人認為人的反省可能被記憶力埋葬

在潛意識鏡子下，但從弗洛伊德、榮格和拉康的心理學觀點來看是不可能的，鏡子舞台 (Mirror Stage) 指小兒的自戀時間。姚氏的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理論有其矛盾之處，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詩人。

詩人在該詩作中，描寫 “生” 與 “死”，而非情慾傾向的 Erotism 色情狂，他採用自然的幽默往往指出雙數性的比較和唯物論與夢裡或潛意識中的不同，形成二元的兩極主義 (Dualism)；他視寫作是橋樑的建設；視作家的雙手如鐘錶的兩支針，藝術家的責任則是夢的倉庫的看守員，由於詩人長大在美國紐約與波士頓華人區的雙重語言環境內，家長說的話兒子不懂或一知半解，老是在家服務父母。但是他知道在白人的世界中，真實只是宇宙之一小部份。

詩人很早就認為只有時間才是確鑿的，知識非也！

姚氏因此對語言的組織和文學的意義特別注意，可說他是個多產者，30 多卷詩集已給了出版商一個小工業。他早期的詩集有《橫過運河街》(Cross Cana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1976)、《屍體與鏡子》(Radiant Silhouette, 1983) 等。

姚強也是個畫家，曾在紐約普林特學院開辦畫展，也曾幫助洛杉磯當代藝術館 MOCA 安排畫家摩西的展覽會。姚是一個傑克遜·波洛克式 (Pollock) 的抽象表現主義者。

在 2006 年，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了姚強的得意詩集《天堂與流放區》(Paradise Diaspora)。在題目中，詩人採用意大利文豪但丁《神曲》第三集的天堂題材，流放區 (迪亞斯波拉) 是指古代猶太人亡國被逐散居全球的區域，這區域帶有政治、軍事、宗教意義 (包括中東歐美甚至到開封和詩人的家鄉上海，姚氏特別指紐約)。詩集的封面黑黃綠色的圖畫是一高二十一寸黑色的毒帽蛇，似乎每條蛇都帶著眼鏡。它們是糾纏讀者的表象，並使恐怖常浮現於腦海中。紐約詩人伯利根給詩集題上了一句話，說：“我住在紐約是為了滿足我的

罪行感”。詩人姚強說：“我在這裡／我不在這裡／這兩個地方也可能不是一個地方。”，在詩內姚氏採用很新鮮的隱喻如：Ihboo8009Di par 毛茹雞片來象徵紐約菜、IngCrish 為多元文化的英語、Barrowed: love poem 借來的情詩和夏威夷牛仔 Hawaii Cowboy 等等。

詩人在該詩集內撰了八首同題關於天堂的詩，題寫為 Amdausia。這是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區，曾被伊斯蘭軍隊佔領過，稱之為安大路西亞，用天堂的意思來建立了一個多元社會，與紐約有懸殊的差別，用來象徵多元文化城市的原型 Archetype。

姚強的象徵採用是給麻木的讀者一些強效藥，善閱詩的人戰戰兢兢，如：Fet-ish 物戀迷、ATM 信用卡、Living in the shadow 陰影下的生活、聲音、音調、玩具娃娃、Cyborgs 靠機裝置維護生命的人、柏拉圖的洞窟，人名如：Jasper John、美畫家、Trakl，奧地利詩人、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哥爾支夫、俄國神秘家和 Mdm. Blavetsky 布萊瓦茨基夫人與埃及妖后克婁巴特拉。

以上隱喻告訴讀者詩人的博學和視線的廣闊，也許只限於小圈子內的人知道哥爾支夫曾是徐志摩的英作家朋友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老師，布萊瓦茨基夫人曾是愛爾蘭裔英詩人葉芝的老師。

筆者認為詩人的作品都是自傳性的，一個華裔在白人社會內掙扎，受到白人社會中的政治歧視和經濟壓力的左右而產生投內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海外華裔很重視科學、醫學和財富的巨人，但是不能不注意姚先生的成就。

美國的城市詩人已相繼逝去，姚強能夠淋漓盡致地樂而不淫地嚴肅地作詩而擺脫了美國佬的傳統超驗主義。可是這也是詩人的侷限。他踏上了該派詩人的領導地位已付出了很大代價。西方現代哲學認為淫是宗教上的超越，中國傳統是以富貴不能淫為處世原則，淫則帶來過剩的 Excess。紐約派詩人奧哈拉視放縱行為乃為爭取個人主義的手段，他們今天提倡奧哈拉非人道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有不可理解的矛盾，姚強的矛盾就是三者治於其中。

編輯筆記

造一個新辭的動機，不外乎：一是舊辭已不足以涵蓋事物的全部意義；二乃用以區別舊辭；三只為標奇立異。當然還有其他可能，但想來不出以上幾個範疇！編者發現白話文學時期及之後的許多著作中，不乏將古詩詞稱作“詩歌”的例子，這或因其音韻鏗鏘而多合樂可唱，只稱白話詩為“詩”來作區別，後來卻顛覆成將新詩稱作“詩歌”之故？（待考）至於“詩歌”一辭出現的時間，編者推測大概與新詩同時，因為直至王國維《人間詞話》一書，中國詩學並無“詩歌”之稱。雖然以前有所謂《李長吉（李賀）歌詩》之編撰，然而“歌詩”畢竟不等同於“詩歌”，前者主詞是詩，後者是歌，這點於中文而言毋庸置疑！

明乎此，只有“舊辭已不足以涵蓋事物的全部意義”這個理由方能合理支持“詩歌”一辭的存在！有趣的是，從編者上期“何時何處該稱詩？何時何處應叫詩歌？”的個例中，詩人秋原便指出“……在把‘詩’也稱‘詩歌’的文章裡，幾乎沒有一篇從頭到尾只用‘詩歌’而不用‘詩’，而是千篇一律都一下子‘詩’一下子‘詩歌’，這個事實證明了‘詩歌’這個怪胎不像‘詩’可以獨立存在，一字貫通。因此，也顯示了‘詩歌’的名不正，言不順。”此言一針見血，例如：“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浩若煙海，詩人也是群星璀璨，仰望星空，我們當代寫詩的人幾乎無地自容。”如果一律以‘詩’或一律以‘詩歌’代入這段文字，便有了三個版本，原文時時時詩歌混淆模糊不談；全“詩”版清楚明瞭無窒礙；全詩歌版詩人成了詩歌人，而這僅是其中一小段，全文蹩扭可見。能不正名乎？

歡迎泰國詩人嶺南人加入我們的隊伍！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裔英國詩人羅傑·羅賓森（Roger Robinson）詩集《A Portable Paradise》獲得2019年T.S.艾略特詩獎。

紐約武器庫冬季展（New York Armory Winter Show）今年1月24-2月2日推出詩人羅青畫作秋光的速度。

第一屆中國當代優秀詩人專題“詞語無邊界——詩人馮晏作品研討會”，於2020年1月12日在廣東肇慶鼎湖區召開。

詩人魯鳴12月下旬旅行到了南加州，在洛杉磯期間，與此間詩人施璋、山杉、達文、秋原及陳銘華等歡聚。

紐約詩人饒蕾的詩集《晚風的絲帶》和《輪回》分別由美國龍出版社和台灣秀威出版社於2019年11月同時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三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南京大屠殺，不買日本貨！